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爾經

謂

著

海岱及淮惟徐州

海岱

書錐指

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
 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
 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
 州之疆境始別也渭按地理志桐柏大復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淮水所出東南至淮陵入海陵當作陰過郡四行三千
 二百四十里詳見導淮徐西不言所至然爾雅云濟東曰徐
 州則知其西亦距濟而經不言者鄭漁仲云岱山之陽濟水
 為徐岱山以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愚謂此蒙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竟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為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為禹貢徐州之
 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
 州蓋殷制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則大矣周
 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為青青
 地太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于兗云呂氏春秋泗上曰
 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
 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兗共也故不韋亦得以
 為說焉

徐州有古大庭少皞之虛 左傳梓嶺登大庭氏之庫注云大庭古國名在魯城內或曰大庭即炎帝也劉楨魯都賦云戰武櫛于有炎之庫 有緡大彭奄邳之封皆在焉春

秋時可考者魯滕茅薛徐邾莒蕭邾遂任宿須句顓臾鄆

邳陽鄆後為小邾向極牟鑄鄆邳偃陽根牟鍾吾甲父凡二

十九國戰國時屬魯而宋齊楚亦兼得其地秦并天下置

泗水琅邪西境是薛郡漢改置東海郡復以其地為徐州郡領

國後漢魏晉並因之魏晉領郡國七唐為河南道之彭城州臨淮郡

泗水魯郡兗海琅邪沂等郡按以上通典所列唯魯郡

乾封萊蕪之北境當往屬青其當來屬者兗域東平之須

昌鉅野宿城及壽張之東境濟陽平陰之南境青城高密

之莒縣及諸城之南境是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

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璧淮安府之桃源

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寧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二

曲阜寧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鉅野

東平汶上沂州郯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

及泰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

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

海自江南山陽縣東折而西北為淮水入海之口其北岸

則安東縣也是為徐域海自縣東而北歷海州東中有鬱

林山亦名鬱洲北齊置東海縣元和志云本漢贛榆縣地俗謂之鬱州亦謂之田橫島又北歷贛

榆縣東又東北歷山東日照縣東又東北歷諸城縣東至

琅邪臺過此則為青域矣

徐北至岱營之西南為東平其南為泰安所謂汶陽之田

者也東南為萊蕪新泰沂州莒州諸城皆以長城故阻與

青分界詳見青州

淮水今自鳳陽府壽州界州在淮南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

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

而東北入于海中流與揚分界故曰南及淮也

代濟之間與兗分界蓋在東平汶上鉅野之西濟淮之間

與豫分界蓋在金鄉碭山宿州懷遠之西

淮沂其又

釋文沂魚依反

傳曰二水已治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

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

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

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滑按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東南其故城在今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四十里詳見導淮蓋

縣故城在今青州府沂水縣西北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

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也

會彥和云淮出豫境至揚徐之閒始大其泛濫為害尤在

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地

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

徐卽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水經注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鄭玄云出沂山亦或云臨

之梓泉此水俗謂之魚鼈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齊乘曰

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按今蒙陰縣東水地名南河川小

阜之下有曰狗泉此沂源也東南逕馬頭固山有泉東流

與之合北望沂山五十里殊無別源疑沂山水源古流今

竭耳明萬歷中傳履重著水利論曰沂源出蒙陰魯艾諸

山皆涓滴細流自石鏤中出經數十里近縣稍大而河形

散漫不可灌漑渭按東鎮沂山在今青州府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寰宇記云卽東泰山也無沂源又雕崖山在縣西北一百七十里南接蒙陰縣界去縣治一百三十里沂水於此發源是謂狗泉蓋卽康成所謂沂山也黃子鴻云周禮青州鎮曰沂山鄭康成謂沂山所出今沂水實出雕崖山此去東泰山尚五十餘里則古沂山當卽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而祀之以爲東鎮其實二山不可混也子鴻此言甚覈臨樂艾山雕崖疑卽沂山支阜之異名山跨蒙沂二縣之境故縣志有頭固山源耳齊乘所謂狗泉者卽北源之魚窮泉其出馬頭固山者卽南源也又東逕蓋縣故城南齊乘曰沂水過馬頭固山之祚泉也

如蓋讀

又東逕浮來山浮來之水注之春秋書公卽此地

又南逕爆山西

山有二峰相去一里

又西南逕東莞縣故

城西

城卽今沂水縣治與小沂水合

水出黃孤山西南流

沂

其北有故郛城

又南逕東安縣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

水出時密山昔

及密而死是也東安

故城在沂水縣西南

又南合桑泉水

水北出五女山東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四

雙箇水廬川水及

又南逕陽都縣故城東

縣故陽國城在

又南與蒙山水合

水出蒙山之陰

又南逕中丘城西

卽此

南逕臨沂縣故城東

沂州北治水注之

據漢志改正俗謂

之小沂水

治水出泰山南武陽縣之冠石山地理志曰冠

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嶺與城北又東南逕費縣故城

南又東南逕王祥墓孝感水入焉又南至沂州城東小沂水

沂州修城碑云大小二沂環流外轉而小沂尤濶於西北

平日波如篔簹紋清淺可愛及山兩水至如百萬陳馬摩壘

而來謂此水也明知州何格議曰治沂有二難一隘於石

溝一隘於廟山白石溝以下有坊口通長溝溇湖入沂之故

道實又沂之故跡也坊口既塞每遇淫雨石溝以上不得

由長溝入流法汊口而橫流沂水之東南鄉州北之孝感

鄉治長溝不可不開以殺石溝之溢者也沂水自入州境

兒灣入五丈溝又過鄉之馬頭以出宿遷而州之擅湖利

者謀塞馬兒灣水合出於廟山下無所分洩泛濫逆行上
自費之朱紀等口十二處州境之白龍等口二十九處屢
見衝決近河鄉郭轉爲沮洳而郭之港口馬頭等十七處
又下於沂費者墊溺滋甚此馬兒灣不可不開以疏廟山
之隘者也滑按費縣故城在今費縣西沂水又南逕開陽
北二十里治水逕其南土人謂之浚河

縣故城東縣故邾國春秋哀公三年城又東逕襄賁縣東

今沂州西南有襄啓陽即此故城在沂州北又東逕襄賁縣東

賁故城賁音肥又屈從縣西南流又屈南逕郟縣西縣

郟國今郟城縣西南有郟縣故左傳昭

城西南去郟州治百五十里又南逕良城縣南十三年

晉侯會吳子于良即此地今郟州東三

今郟州北有良成故城又南逕下郟縣北十里有下郟

故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

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閉以爲圯張子房

沂河舊在州西一里今其道爲黃流於塞水自郟城入運河以今輿地言之沂水出沂

水縣屬壽州府歷沂州郟城並屬兗州府至郟州合泗水又東南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清河縣入淮邳州清河並屬淮安府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是也此經

沂與淮並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爲患至合沂而

始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爲患已深觀齊乘及何格之言可見故禹特治

之經所以言沂不言泗也

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

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山武陽之冠

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

出尼丘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

門亦曰雩門水即會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

涉水經注有小沂水者三會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

蓋縣今但云出於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

釋文藝魚世反渭
按藝漢書作藝

傳曰二山已可種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詩云藝之荏菹故藝爲種也渭按此澹映滄距川之事非淮沂又而二山遂可藝也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有蒙陰故城江南淮安府贛榆縣南有祝其故城皆漢縣也方耕曰作旣種曰藝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魯頌奄有

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

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

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

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

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六

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

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

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蒙山在龜山東二山

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後

人或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東蒙而隱

汲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鼂論曰蒙山高峰數

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

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

卽龜蒙峰也參之以邢疏東蒙卽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

縣之故城在今贛榆縣界而隋志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

云羽山在胸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
十里與胸山縣分界胸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鄉
城縣東北亦有羽山接贛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胸山縣
東北九十里今屬沂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鄒城未復故
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
北贛榆之西南鄒城之東北實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
一統志云在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
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入
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安國舜
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山寰宇
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
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
九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卽羽山蓬萊新志云在
縣東南三十里禹貢之羽在谷城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
以無辨

蘇傳云二水旣治則二山可治後儒皆遵其說今按蒙山
南去淮水約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
二山及其旣又二山亦未必悉治唯沂水歷蒙羽之閒利
害頗切然二山仍自有畎澮之水當濬之以距川者亦非
但治沂而已也

淮不又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又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
淮沂旣又而二山畎澮距川之處施功正不少也沂水介

於二山之闕其西爲蒙山蒙山水蒙陰二水皆出焉又有

治水桑泉水堂阜水巽崗水並歷蒙陰縣界中東南注于

沂此蒙山畎澮之流章章可考者也其東爲羽山有流游

二水並山而行畎澮之水皆入焉流自北而南合泗以入

淮游分淮而北會流以入海沂東通泚泚東通游苞絡灌

注縣地數百里按流水漢志作衛水出琅邪東莞縣南至

下邳入泗行七百一十里今沂水縣治臨淮淮浦縣有游

水北入海今安東縣西水經注云泚水出東莞縣大弁山

與小太山連麓而異名也元和志云泚東南逕其縣東又

南逕陽都縣東沂水縣西南有陽都故城齊乘曰水出沂

澗沙彌望場力山東麓博履重水利論曰泚水汎濫奔潰

修築隨復淤塞又南逕卽丘縣故春秋之視丘桓公五年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鉅指

八

有卽丘故城齊乘曰泚水自莒州又南溫泉水西來入焉

又東南經倉山馬嶺羽山由吾羣山聯絡泚東沂西夾山

而沂山峽之閉有山口池者俗云禹鑿沂水由三十六穴

湖貫北峽口與流相通按今莒州東有泚水自沂水縣流

入至州南折而西南逕沂州東又南入郯城縣界蓋又南

卽丘故城雖在沂州境而莒州亦得其縣地故也

逕厚丘縣今沭陽縣北分爲二瀆齊乘曰泚水自厚丘縣

也一南逕建陵縣故城東故城在沭陽縣西北至下邳入

泗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其左瀆東南逕司吾城東

今宿遷縣北里有直河入泗卽古泚水也又東南歷相口城中東南至胸縣入游注海

也今海州南有又云淮水於淮浦縣枝分北爲游水歷胸

縣與流合逕胸山西山在海州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

記云故利城在顛南四里又北逕利城縣故城東

左傳視其實夾谷服虔曰地二名也顛榆志云

祝其故城在縣南五十里夾谷山西南十五里又左逕卽

巨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贛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
左傳昭十九年齊伐莒莒子奔紀鄣杜預曰紀鄣地二名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寰宇記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也又東北入海爾雅曰淮別爲潞游水亦枝稱者也以今輿地言之流水出沂水縣歷莒州沂州郟城至沈陽縣西北分爲二水其一南至邳州入泗卽齊乘所謂南漣水也其一爲左瀆北至海州與安東之游水合自下游流通稱又北至贛榆入海卽齊乘所謂北漣水也說者皆云淮沂旣治則蒙羽可藝而不知禹更有施功之處羽山尤不明白故流游二水特詳著之

茅氏匯疏曰山之可藝者眾矣而獨舉徐之蒙羽與梁之岷嶓以例餘州岷嶓江漢所出其山高入蒙羽非其匹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九

意其壤地沃饒亦略有同者與經言徐田上中齊乘云沂州東南芙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稷畝鍾古稱琅邪之稻元和志承縣界有陂十三所

漢承縣屬東海郡承音證今嶧縣西北有承縣

故

城今沂嶧二州

元沂州志臨沂縣嶧州治嶧縣仰

泗承二水溉田青徐水

利莫與爲匹皆十三陂之遺跡齊乘又云東湖河出沂州站東分一枝入芙蓉湖西湖河出嶧州東北抱嶺山東南流至三合村與東湖合又有魚溝水出浮丘山亦合於此故名三合南貫泗湖又南合武河則蒙羽爲沃壤可知渭入泗謂之湖口淮泗舟楫通焉

按嶧近蒙沂近羽然齊乘所言諸水皆在蒙山之野去羽山尚遠羽之側近則唯流游爲大橫流之後水道填淤大川已治而畎澮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爲汙萊矣此蒙羽之閒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眾大小諸水役均功敵

不可偏舉一二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釋文豬張魚反劉東胡反底之履反謂按野漢書作瑩豬史記作都後同鄭道元云

水澤所聚謂之都亦曰豬

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正義曰地理志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卽大也檀弓曰汚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卽今之東平郡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滑按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西有鉅野故城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舊縣故城正在澤中是也

何語見水經濟水注

漢東平國治無鹽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

其故城在今東平州東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周禮兗州澤藪曰大野夏元肅云大野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州故以屬兗爾雅十藪魯有大野左傳哀十四年西狩于大野獲麟杜注云在高平鉅野縣東北大澤是也秦漢之際稱鉅野澤史記彭越漁於鉅野澤中後又稱巨澤水經注濟水東北出巨澤是皆大野矣元和志云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近志云鉅野澤在縣城北按鉅野故城在今縣之西而何承天云舊縣故城皆在澤中則澤必不起自今縣之東北可知也蓋

此地屢遭河患漢元光三年河決濮陽瓠子注鉅野通淮
泗後二十餘年始塞自是之後五代晉開運初宋咸平三
年天禧三年熙寧十年金明昌五年河皆決入鉅野溢於
淮泗或由北清河入海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
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
鉅野嘉祥汶上任城等縣皆罹水患及河南徙澤遂泗爲
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吳幼清曰大野澤俗稱梁山灤于欽齊乘亦云澤卽梁山
泊也梁山在壽張縣東南七十里東平州西南五十里東
接汶上縣界史記梁孝王嘗北獵良山漢書作梁山服虔
曰在壽張縣南括地志云在壽張縣西南二
十五里此漢壽張縣也汶水西南流與濟水會於山之東
故城在今東平州西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一

北廻合而成灤志云大野澤之下流也水常匯於此金時
河益南徙梁山灤漸淤今按水經注濟水自乘氏縣西分
爲二一水東南流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是爲濟瀆
又北右合洪水又東北逕壽張縣西此亦漢縣非今壽張
縣治王陵店者也
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
水東卽無鹽縣界濟水又東北逕梁山東袁宏北征賦曰
背梁山截汶波卽此處也梁山跨東平壽張之境而汶濟
會於其東北匯成此灤志以爲大野澤之下流下流二字
視吳子獨有分刊

王明逸謂大野卽南旺湖按湖在汶上縣西南三十五里
會通河之西岸志云湖卽鉅野澤之東偏縈廻百五十餘

里宋時與梁山濼合而爲一圍三百餘里亦曰張澤濼配
寧十年河道南徙會于梁山張澤濼是也明永樂九年開
會通河遂畫爲二隄漕渠貫其中渠之東岸有蜀山湖謂
之南旺東湖周六十五里中央有蜀山隄北有馬踏湖亦
謂之南旺北湖周三十四里有奇南旺地特高號爲水脊
賴有閘以節其流去閘則南北分瀉一空矣澤體洿下能
鍾水似不應爾東湖蓋卽水經注所稱茂都澱也酈道元
云汶水自桃鄉四分桃鄉故城在今汶
上縣東北四十里謂之四汶口今東
平州
東戴村壩卽汶水其左二水雙流西南逕無鹽東平陸今汶上
縣治卽
東平陸又西合爲一水西南入茂都澱澱水西南出謂之
故城

巨野溝又西南入桓公河次一汶西逕壽張故城東遂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五

澤渚蓋卽今南旺北湖也三汶皆在汶上縣界其右一汶

西南流逕無鹽故城南又西南逕壽張故城北又西南入
濟此汶在東平州界卽舊注安山湖合濟水者也茂都澱
水西南出爲巨野溝則澤在南旺之西雖相去不遠而湖
之不得卽爲澤也明矣自宋時梁山濼與南旺湖混而爲
一世遂指南旺爲大野說經者惑焉焦弱侯云大野澤元
末爲黃河所決後遂涸而志家以南旺湖當之譬諸好古
者執今之所鑄而堅以爲商彝也不亦過乎

史記集解曰鄭玄云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索隱曰
張華博物志云兗州東平郡卽尙書之東原孔疏本此今
東平州及泰安之西南境是也

其地在岱之西南
濟之東汶之北

左傳僖

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注云汶水北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自汶之北平暢極目見汶水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丘縣東北五十四里

其城側土田沃饒故魯爲汶陽之田龔丘今牽陽也縣本

魯闔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闔在岡縣北者也謹邑亦在縣

界卽定十年齊人所歸之謹田矣東原土田沃饒而地勢

下溼故先儒言水患旣平始可耕作也濟水自梁山東又

北逕須胸城西城在東平州西南又北逕微鄉東京相璠曰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又北逕須昌縣西州西有須昌故城經所云會汶而又北者

春秋莊公三十年公及齊侯遇于魯濟又襄公十八年諸

侯會于魯濟同伐齊杜預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鍾指

三

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也謂是水之濱矣濟西係克城

大野東原之役乃二州協力爲之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釋文埴市力反鄭作饒徐鄭王皆讀曰織章昭音試漸如字木又作薪字林才

再反包必芽反字或作苞

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正義曰哉埴音義同考工記

用土爲瓦謂之埴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易漸卦彖云漸進也

釋言云苞稂也孫炎曰初叢生曰包郭璞曰今人呼叢綴者

曰稂漸苞謂長進叢生言其美也會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

之膩也周有埴埴之工老子言埴埴以爲器惟土之膩故可

埴可埴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

遂茂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正義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以爲社明有土謹敬絜清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太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土林氏曰前言赤壇壤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最多青黃白黑僅有之而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錙指

古

漢書武帝賜齊王閼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立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

見澤水

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在今

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

今縣西南有諸縣故城春秋城諸卽此

亦齊琅邪

邑

今縣東南有琅邪山山上有琅邪臺古青徐接壤處也齊景公云遶海而南放於琅邪卽此

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卽是此地所出李樂竝云

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爲徐州遂專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色而姑幕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羽畎夏翟

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謂按翟漢書作狄

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正義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司常云全羽爲旌析羽爲旄用此羽爲之故云羽中旌旄林氏曰周禮天官夏采鄭注云夏翟羽也禹貢徐州貢此夏翟之羽有虞氏以爲綏後世或無故染鳥羽象而用之又染人秋染夏鄭注云染五色也以是知夏翟乃雉之具五色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雉指

圭

者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矣不但旌旄也吳氏曰夏五色具也茅氏瑞徵曰禹濬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有獨鍾而禽鳥亦得氣之先也與

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則光鮮也渭按夏讀若橫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爾雅注曰伊雉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如翬斯飛言其文之奐散也翬卽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

釋文嶧音亦一音夕

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正義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卽此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

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陸農師云梧桐性便濕地不生於岡引毛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太平而後生朝陽則是山陽之桐難得其孤生者尤難得也涓按後漢郡國志下邳東海縣有葛嶧山本嶧陽山劉昭補注云山出名桐伏治北征記曰今槩根往往而存山在今淮安之邳州西北六里

林少穎云嶧山卽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涓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駟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兗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卽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六

山東卽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黃文叔以爲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嶧山自北而南葛嶧乃鄒嶧之盡處故嶧陽當在下邳也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爲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之以爲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爲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涓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爲良周官大司樂雲和之琴瑟於圉丘奏之空桑之琴瑟於方丘奏之龍門之

琴瑟於宗廟奏之是。其時琴瑟之材不必取諸嶧陽也。後世龍門特著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根半死半生使琴摯斫斲以爲琴是已。嵇康琴賦云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岳之崇岡合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篋有其材遂令貢之耳。

琴瑟堂上之樂與人聲相比故材取嶧桐弦以麋絲蓋其重也。

泗濱浮磬

釋文泗音四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曰泗水傍山而過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錙指

七

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竝供禮樂之用滑按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淮南子注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蓋卽磬石之所出也金元以來泗磬爲河明嘉靖中惡其石破害蓮船鑿之使平而浮磬愈不可問矣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此一說

也林少穎云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肯云

浮磬先儒皆以爲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會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石卽磬也已成之磬可稱石則石之宜爲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卽石之名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

秦刻嶧山以頌德曰刻此樂石或云嶧山近泗水樂石卽磬石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大

隋志下邳縣有磬石山陳師凱曰輿地要覽云磬石山在下邳縣西南八十里寰宇記云泗水中無此石其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上供樂府大小擊之其聲清越恐禹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渭按下邳今邳州也西南與鳳陽之靈璧縣接界縣北七十里有磬石山浮磬於水平後貢之禹必不以懷襄之狀狀其石水至此山殊屬傳會竊意晉初去漢未遠太康地記當有所本磬石蓋實出呂梁水中歷年已久水上之石採取殆盡餘皆沒水中呂梁湍激艱於採取

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石齒列波流洶湧

隋志有磬石山

後人見呂梁山不復有可用之石遂疑地記爲虛而以靈璧石爲禹貢

之浮磬矣焦弱侯云今泗濱絕無磬石惟靈璧縣北山之石色蒼碧珠之可爲磬或當時泗濱石取之已盡若今端溪下巖之石者亦未可知此說是也又按今陝西南安府之耀州本唐華原縣州東有磬玉山出青石扣之鏗然有聲白居易華原磬詩序云天寶中始廢泗濱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諸磬人則曰故老云泗濱聲下調不能和得華原磬考之乃和由是不改其詩曰磬襄入海去不歸長安市人爲樂師華原磬與泗濱石清濁兩聲誰得知刺樂工非其人也泗濱磬廢已久樂史宋人而云今取磬石上供樂府豈當時華原又廢而復用靈璧邪蘇軾遊戲馬臺詩云坐聽郊原珮磬聲是亦復用靈璧之一證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錙指

九

日知錄曰先王之制樂也具五行之氣夫水火不可得而用也故寓火於金寓水於石鳧氏爲鍾火之至也泗濱浮磬水之精也石生於土而得夫水火之氣火石多水石少泗濱磬石得水之精者也故浮用天地之情以制器是以五行備而入音諧矣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蠙巨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玼韋昭音薄述反渭按暨史記漢書並作泉蓋古暨字後

同

傳曰蠙珠珠名正義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爲珠名鄭玄以爲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云吳氏曰淮夷淮北之夷渭按魚未詳二孔不指言何種薛氏以爲文鮪蔡氏以爲淮白魚愚未敢信也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卽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渭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卽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爲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爲之說殊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

淮南北近海之地皆爲淮夷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曰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辛

興詩序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常武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又曰截彼淮浦王師之所魯頌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傳僖十三年淮夷病疢此皆淮北之夷在徐州之域者也江漢之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春秋昭公四年楚子召諸侯及淮夷會于申此皆淮南之夷在揚州之域者也經所稱淮夷乃淮北之夷漢臨淮郡有淮浦縣今爲安東縣屬淮安府淮水從此入海卽詩所謂淮浦矣淮夷蓋在東方荒服之內故亦謂之東夷今淮揚二府近海之地皆是也

陸德明云蠙一作玼音薄迷反蚌也今按說文玼珠也从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生玼珠玼珠之有聲下又出蠙字

云夏書玼从虫賓是蠙玼實一字也薛士龍云山海經文

鮀音之魚背如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鮀魚似之鮀

魚又名石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唐李珣海藥本草云真珠出南海石決明

產也薛依此爲言說文引宋宏說蠙珠珠有聲者未詳蓋薛因玼

亦有鮀音故以爲文鮀之魚又按郭璞江賦文鮀磬鳴以

孕璆善注引山海經曰文鮀之魚其狀如覆鉢鳥首而翼

魚尾音如磬之聲是生珠玉與薛所引不同宋人援古軌

改易字句類如此也鮀聲如磬豈卽所謂珠之有聲者邪

薛遺此句故曰未詳然文鮀據山海經所說其狀與蚌不

相似亦不類石決明未知果卽是蠙否文鮀世所罕見又

兼生玉不可強爲附會陸佃俚雅云龍珠在領蛇珠在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魚珠在眼鮫珠在皮說文鮫海魚皮聞有珠音交鼈珠在足蚌珠在腹

皆不及蚌珠此言最爲明晰蓋他物皆能生珠而蚌珠獨

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蠙只是蚌之別名非殊形詭

類之物也

金吉甫云淮出唐州其百餘里內尙淺而多潭有蠙珠潭

今其地凡十四潭而不復生珠矣若蠙珠玉磬古今風氣

不同蓋不常有今按唐州爲豫域地非要荒淮上居人安

得謂之夷潭名蠙珠亦近世附會爲之也

珠有以爲幣者管子曰先王以珠玉爲上幣是也有爲器

飾者佩玉之組貫以蠙珠是也有爲寶藏者楚語王孫圉

曰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是也虞夏之幣無珠玉蓋以爲

器飾寶藏荊州之璣唯宜貫組故爲璣組以獻淮夷之蠙珠所用者廣則貢珠以聽其所爲也

黃文叔云蠙魚生珠旣貢珠又枯其魚貢之說本薛氏文鮒之枯魚可致遠也以蠙魚爲一物并暨字亦抹殺矣況

文鮒又不聞爲蕤獨美乎蔡傳云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按竄字記楚州產淮

白魚又漣水軍產淮白魚海鱮魚蔡說本此然淮魚之美者豈獨一白魚以宋制釋禹貢終無根據竊謂海物非中

土所有故使青貢之魚則非其例也帝都在冀河汾渭洛之閒魚不可勝食何藉於徐意者其王鮪乎

說文鮪鮪也今謂之鮪魚

鮪一作鱣郭璞爾雅注曰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叔鮪

月令季春天子薦鮪于寢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鍾指

三

是魚莫重於鮪也張衡東京賦王鮪岫居薛綜注云山有

穴曰岫長老言王鮪從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日月眩浮水上釣人取之以獻天子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

水經注河水東過鞏縣北有山臨城謂之登嶺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淮浦

今本水經注脫淮字後漢光武紀注引此文云潛通淮浦今從

之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成公子安大河賦曰鱣

鯉王鮪暮春來遊周禮春薦鮪然非時及他處則無

河水注云

爾雅曰鮪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爲龍矣否則點額而還初學記云鱣魚三月中從河上常於孟津浦之淮水按鞏穴所潛通者卽徐之淮浦薛綜云南方正謂

此也蓋禹時河中無鮪唯淮浦有之故令淮夷貢鮪後世鮪由鞏穴而出周頌曰有鱣有鮪漆沮之魚也衛風曰鱣

鮪發發東河之魚也上下游泳中土往往有之不必遠取之徐方矣推尋事迹容或如此識之以待博物者

酈善長云地理潛閼變化無方鞏穴南通淮浦不可謂理之所無禹時王鮪未由鞏穴出亦容有其事但此魚果爲王鮪經何不言蠙珠暨鮪是則可疑耳嘗考水中之獸有名魚者詩小雅采芣曰象弭魚服采芣曰簞芣魚服傳云魚服魚皮也正義云以魚皮爲矢服左傳歸夫人魚軒服虔曰魚獸名則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陸璣疏曰魚獸似豬東海有之其皮背上班文腹下純青今以爲弓韃步又黃氏韻會歌俾蒼云韃韃盛箭室韃音步子虛賦作步又其皮雖乾燥爲弓韃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海潮還及天晴則毛復如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明明經禹貢雜指

三

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初學記引張華博物志云牛魚目似牛形似犢子剝皮懸之潮水至則毛起去則毛伏楊孚臨海水土記云牛魚象獺毛青黃色似鱣知潮水上下此牛魚似卽陸璣所謂魚獸者周書王會解言禹四海異物有南海魚革注云今以飾小車纏兵室之口又揚州貢禹魚注云說文作鰓鰓魚名皮有文出樂浪東曉神爵四年初捕輸考工少府屬官有考工令丞則此魚之皮亦似可以飾器物故輸之考工也淮夷屬徐臨海屬揚樂浪屬青三者恐只是一種東海中處處有之禹時徐貢而青揚不貢亦猶瀕海皆煮鹽而獨貢於青荆梁亦產橘柚而獨貢於揚耳魚之名見於毛詩左傳其皮可以飾

器物故貢之以魚爲水中之獸殊不費辭似又勝前說

厥篚玄織縞

釋文織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顏氏曰玄黑也織細繪也

唐韻繪疾陵切讀若惰

縞鮮支也卽今所謂

素言獻黑細繪及鮮支也會氏曰玄赤而有黑色黃氏曰徐水宜染玄謂按周禮染人六人爲玄其色緞緇之間是赤而有黑色也說文縞鮮色爾雅縞皓也豫篚之織非一色故言質而不言色此州之篚唯玄故兼言色以別之曰玄織縞薄於織而不染言色卽可以見質也

傳云玄黑繪縞白繪織細也織在中則二物皆當細謂按

荊州雲土夢作又蘇氏說云雲夢二土名而云雲土夢者

古語如此猶曰玄織縞云爾此依孔傳立義謂以土字關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十四

上下猶以織字關上下也然文勢終覺不順曾彥和云先

儒以黑經白緯爲織徐州之篚玄也織也縞也凡三物釋

者以玄縞爲二物誤矣謂按說文繪帛也漢書灌嬰販繪

注云繪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繪傳云黑

繪白繪未失也但玄織連讀不當以織字關上下耳鄭康

成禮記注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織蓋當時別有此

一種織作爲祥禫之服它書所稱織縞非必盡然也會氏

據此以釋禹貢曰織縞皆去凶卽吉之服夫祥而縞禫而

織三年之喪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篚專爲此設是歲歲豫

凶事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顏說之當

縞薄於織何以知之按毛公詩傳縞薄繪不染故色白黃

氏韻會縞繪之精白者曲阜之俗善作之尤爲輕細又喪服之變除以布帛之疏密爲次故祥縞而禫纖縞薄於纖明矣纖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纖蓋今之所謂細縞則今之所謂絹也曲阜出縞故謂之魯縞漢書韓安國云疆弩之末力不能入魯縞是也

李斯上書云阿縞之衣除廣曰齊之東阿

縣繪帛所出水經注東阿縣出佳箱縑故史記云秦昭王服阿縞之衣按東阿在兗域齊爲阿邑與魯接壤阿縞蓋自齊景公以後今兗州府滋陽縣猶出文縞有鏡花雙距

做魯縞而爲之

說文純素也東齊謂布帛之細者曰綾廣韻綾紬也

則綾亦縞素之類

曾氏云玄以之爲充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人冠之以爲首服者也縞縞皆去凶卽吉之服記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再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按纖乃細繪隨所染而用之非黑經白緯之謂王者以喪禮哀死亡邦國之憂縞固可以爲賻然其用不止於此周禮齊服有立端又有素端大札大荒大裁皆素服王后命婦之服有素沙鄭注云今白縛縛卽絹也詩曰素衣朱襮又曰縞衣綦巾論語素衣麤裘禮記弟子縞帶左傳季札見子產與之縞帶縞之爲用甚多不可以喪紀盡之亦非但有虞用爲燕服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

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荷工可反謂按史記漢書並作河

金氏曰達于河古文尙書作達于荷說文引書亦作荷今俗本誤作河耳荷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荷下可以

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滑按菏謂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隸从艸作菏俗遂訛爲菏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並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兗青徐揚四州之貢道前後相承不復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書曰達于菏若作河則復而無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庚

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次禹貢必無此書法而人猶謂作河爲是者總由不知菏澤之原委耳

水經注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

左傳昭七年以孟氏成邑

與晉而遷于桃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也墟有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俗謂之爲亭山西北連岡四十餘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博物志曰泗水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入各徑尺元和志泗水出泗水縣東陪尾山其源有四泉俱導因以爲名又西逕其縣故今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有陪尾山又西逕其縣故城西城在今泗水縣五十里縣志云陪尾山下有泗水神城西祠前有泉林寺寺之左右皆深林茂樹有大泉十數潭泓澄澈互相灌輸會而成溪是爲泗水南經卞城東有橋曰卞橋自卞橋西至縣城復有大泉數十南北交會數十里內泉如星列皆泗水也又西南逕魯縣北分爲二今曲阜縣治北爲洙濟春秋莊公九年浚洙杜預

即魯故城洙泗之閒卽夫子領徒之所從征記曰闕里有四水門其北門去洙水百餘步今泗水南有夫子家泗水

又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平

對稷門亦曰雩門南隔水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有水北

有雩壇會縣所欲風舞處也又西逕瑕丘縣東瑕丘魯邑

泗水東自曲阜縣界流入與洙水合屈從縣東南流逕

平陽縣故城西縣即山陽郡之南平陽又南逕高平縣故

城西洙水注之水南逕高平山縣取名焉洙水者洙水

又南逕方與縣東荷水從西來注之水經注荷或作荷又

云荷水即濟水之所苞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於

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下俗謂之黃水口黃水西北通

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注於荷故因以名焉按荷水入泗經

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西北二縣以是為界非

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與故城縣東南有湖陵

故城與沛縣接後漢章帝改曰湖陵又屈

東南過湖陸縣南左會南梁水水出蕃縣之東北平澤俗

水蕃音皮又南漵水注之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流入泗春秋

沂西田哀公二年季孫斯伐邾取鄆東田及

是也又南逕薛之上邳城西奚仲自薛遷于邳則下邳

西北有薛縣故城又南逕沛縣東黃水注之水出小黃縣黃溝國

黃池者也元和志沛縣泗水語曰吳子會諸侯于

自西北流入東去縣五十步又南逕小沛縣東南治故縣

岸有泗水亭漢祖為泗上亭長是也元和志泗水亭在沛

縣東南一里按寰宇記沛縣東南微山下有故沛城尙存

後漢呂布傳注云又東南逕廣戚縣故城南城在沛

留縣而南逕垞城東元和志故留城在沛縣東南五十五

州人謂實中城曰垞也今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元和志

徐州北有垞城垞音茶又東南逕彭城縣東北泗水在

彭城縣東去縣十步今徐州即彭城百步洪在州東南二

里泗水所經也水中若有限石懸流迅急亂石激濤凡數

名始靜俗又南逕彭城縣故城東城在徐州東南又東南逕呂縣

南呂宋邑春秋襄元年楚子辛侵宋呂留是也縣對泗水

謂魚鼈不能游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沫九十里今則不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錙指

梁故城州志呂梁山在州東南五十里山下卽呂梁洪也
有上下二洪相距凡七里巨石齒列波濤洶湧明嘉靖二
十三年管河主事陳洪範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
呂梁洪平之自是運道益便又東南逕下邳縣葛嶧山東
又東南逕其故城西元和志嶧陽山在下邳縣西六里河
今邳州東又東南沂水注之又東南得睢水口睢水注云
三十里又東南得睢水口睢水注云又逕宿
之睢口元和志下相故城在宿遷縣西北七十里
預城西又逕其城南故下邳之宿留縣也今宿
遷縣東南有宿預故城又東逕陵
柎南西征記曰舊陵縣治也按漢志泗水
國有凌縣其故城在今宿遷縣東南又東南逕淮陽
城北今桃源縣西北又東南逕魏陽城北陸機行思賦曰
故無魏陽疑卽泗陽縣又東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
故城也今在桃源縣東角城縣故城在今清河
縣西南晉襄陽中置以今輿地言之泗水出泗水縣歷

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臺滕縣並屬山東沛縣徐州沛縣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天

州隸 江 南 邳 州 宿 遷 桃 源 至 清 河 縣 入 淮 並屬淮 此禹迹也今

其故道自徐城以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
名矣

漢志山陽郡湖陵縣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河水在南

漢時湖陵縣安得有黃河此河字明係荷字之誤水在南

謂荷水在縣南也酈道元泗水注引此文云荷水在南水

經濟水篇言荷水過湖陸縣南東入泗皆確證不獨許慎

作荷也今按水經注荷水分濟于定陶東北自荷澤東南

逕乘氏縣故城南縣卽春秋之乘丘又東逕昌邑縣故城

北城在今金鄉縣西北又東逕金鄉縣故城南城卽今縣治城又東

逕東緡縣故城北城在今金鄉縣東北又東逕方輿縣北又東逕武

棠亭北

有高臺下臨水昔魯侯觀魚于棠謂此在方與縣故城北十里經所謂蒹葭也今魚臺縣北十三里

有武

亭又東逕泥母亭北

春秋僖公七年盟于泥母即此也泥母聲相近遂託爲泥母今魚臺

縣東有

又東與距野黃水合又東逕湖陸縣南東入于泗

水

今魚臺東二十里穀亭鎮即鄭注所謂穀庭城蒹葭入泗處也元和志克州魚臺縣蒹葭水一名五丈溝西自金

鄉縣流入去縣十里又東南流合泗水泗水東北界任城

縣界流入經縣東與蒹葭水合又東北入徐州沛縣界任城

即今濟寧州也魚臺縣在湖陸故城西六十里而蒹葭水更

在縣北十里與地志水經所云在湖陸縣南者不合蓋水

道改

以今輿地言之定陶鉅野金鄉魚臺界中州府皆

蒹葭之所經也然此水乃蒹葭之支流泗水與澤相通之

道經所謂蒹葭主澤而言自乘氏以至湖陵名曰蒹葭水乃出

自後人禹時未有也

地記之言水也凡二水大小相敵既合流自下皆得通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鍾指

完

多至五六水亦然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說文

泗受沛水東入淮其所謂沛卽蒹葭水也又漢志蕃縣南梁

水西至湖陵入沛渠酈善長云沛在湖陸西而左注泗泗

沛合流地記或言沛入泗泗亦言入沛故有入沛之文渭

按觀魚臺下臨蒹葭水而公羊傳以棠爲濟上邑則以蒹葭

濟漢初已然故班固謂泗入濟許慎謂泗受濟而不言蒹

以蒹卽濟也水經濟水篇所敘自乘氏以至湖陸卽分濟

之蒹自沛縣以至睢陵卽入淮之泗而皆以爲濟水蓋木

漢志以立文也然又云濟水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南爲

蒹葭水北爲濟瀆而泗水篇則自方與受蒹以至睢陵入淮

皆以爲泗水是又與禹貢合水經非一時一手作觀於此

而益驗竊謂濟雖小水而能專達於海故得與四瀆之列使合泗入淮者亦濟則是因淮以達海矣安得謂之瀆禹主名山川不相假借故河之別曰漯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不使與正流同名昭其辨也而後世地記以荷泗爲濟本支不分大戾經旨不詳爲之辨何以使禹貢之書著明知日月哉

二水既合可以通稱然不得追溯其上流而被以所合之名如荷既合泗謂荷爲泗可也并湖陵以上之荷而稱之曰泗則大不可矣漢志濟陰乘氏縣泗水東南至睢陵入淮按泗水不經是縣酈善長云此乃荷濟卽所謂荷水分濟於定陶東北者也志以其下流合泗而於乘氏縣卽謂之泗是猶以泗之下流合荷而於卞縣卽謂之荷也可乎不可乎班氏往往有此失如禹自河陽導潛至葭萌爲西漢水而志并其別源之嘉陵水亦以西漢水目之以爲出西縣之蟠冢山其失正與此同

蘇傳云自淮泗入河必道于汴世謂隋煬帝始通汴入泗禹時無此水道以疑禹貢之言按漢書項羽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以東爲楚文穎注云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卽今官渡是也魏武與袁紹相持於官渡乃楚漢分裂之處蓋自秦漢以來有之安知非禹迹邪禹貢九州之水皆記入河水道而淮泗獨不能入河帝都所在理不應爾意其必

開此道以通之其後或爲鴻溝或爲官渡或爲汴上下百餘里閉不可必然皆引河水而注之淮泗也故王濬伐吳杜預與之書曰足下當徑取秣陵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濬舟師之盛古今絕倫而自泗汴沂河可以班師則汴水之大小當不減於今又足以見秦漢魏晉皆有此水道非煬帝創開也吳王夫差闕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而江始有入淮之道禹時則無之故禹貢曰浴于江海達于淮泗明非自海入淮則江無入淮之道今直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言自海則鴻溝官渡汴水之類自禹以來有之明矣擘按蘇氏因說者有謂河當作荷而以爲不必然故發此論元黃去紹爲之辨曰浮于淮泗達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明明經禹貢錙指

三

河說者牽合傅會或指鴻溝引河入泗爲禹迹或謂當時必有可達之理朱氏書傳亦莫知所折衷今按說文荷字注引禹貢此文是則達于荷非達于河也許慎所見蓋古文尙書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之句改荷爲河陸德明又以河音如字遂啓後人淮泗不能達河之疑然其下復云說文作荷工可切水出山陽湖陵南則非九河之河明矣如字之音陸氏誤也見韻會閻百詩曰禹貢濟入于河南溢而爲滎而陶丘而荷而汶而海此禹時之濟瀆發源注海者也史記河渠書禹功施乎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此禹後代人於滎澤之北引河東南流故水經謂河水東

過滎陽縣蕩蕩渠出焉者是亦引濟水分流故漢志謂滎陽縣有狼湯渠首受沛東南流者是又自是之後代有疏濬枝津別瀆不可勝數則酈氏注所謂滎波河濟往復逕通者也雖然其來古矣蘇秦說魏襄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則戰國前有之晉楚之戰楚軍于邲邲卽汜水則春秋前有之爾雅水自河出爲灘灘本汜水則爾雅前有之然莫不善於道元之言曰大禹塞滎澤滎澤莽時方枯豈禹塞之乎又曰昔禹塞其淫水而於滎陽下引河滎陽河非禹引而謂禹之時已有乎余是以斷自河渠書參以滎陽下引河不見禹貢之書爲出禹以後頗自幸其考比蘇氏差詳矣渭按河當作荷得黃氏之辯而愈明蘇氏引高紀文類注而忘其出於河渠書也又安知上文有自是之後四字乎非但蘇氏酈道元亦不察也今百詩唯據此四字判鴻溝非禹迹真老吏斷獄手而愚更有進焉者謂由泗入荷由荷入濟是矣而自陶丘以西舍鴻溝無達河之道也焉得不指爲禹迹乎謂滎陽下引河出禹以後是矣而由濟達河莫知其所經不顯示以一塗終何以破千古之疑乎是當於濟漯之閒求之蓋堯青徐揚之貢道皆由濟入漯以達河而宋儒謂濟漯二水無相通之處則浮濟者沂陶丘而西且北勢不得不出於滎陽此蘇氏之論所以近理而人不敢深折其非也誠知經所謂浮于濟者乃至荷會汶之濟而非陶丘滎澤之濟則濟之所以通河者

漚也非鴻溝官渡汴水也而紛紜之說不攻自破矣詳見
兗州

蔡傳許慎曰汧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灑水東入于
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灑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
受汧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汧然則泗之上源自
汧亦可以通河也渭按前說卽道汧入河之意後說不知
許氏所謂泗受汧者汧卽湖陵入泗之汧而乃云泗水至
大野而合汧謬甚蓋泗水南流合汧不西注大野也上源
亦可通河仍是鴻溝爲禹迹之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皇清經解卷三十二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學海堂

禹貢錐指

德清胡明經渭著

淮海惟揚州

傳曰北據淮南距海渭按海岸雖自東北迤西南而經二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海皆主東言可知也傳於青兼言北既爲失之而於揚專言南則失之愈甚通典曰揚州北距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于海並是揚州之地案禹貢物產賦職方山數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且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鄰接宜屬荊州豈有捨荆而屬揚此近史之誤也杜氏此言良是改南爲東南視傳爲優其所距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一

卽秦漢南海郡之揭陽縣唐潮州郡今潮州府是也南海郡治番禺其極東界爲揭陽縣王莽改縣曰南海亭蓋至此始爲南海而揭陽以北猶爲東海故知揚州之海經亦主東言也

黃文叔云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杜佑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何所據依哉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島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是蓋聲教所暨聞盛德而皆徠臣爲唐虞之盛安有四海之內而非禹貢九州之城者渭按說文島海中有一山可依止也雲朔燕薊甌閩交

廣之地皆不在海中安得謂之島夷且雲朔燕薊杜氏已列在冀域甌閩亦列在揚域獨交廣爲南越耳交廣南距海謂海內皆九州之域可也若北海西海不知所極匈奴爲北海內地西域三十六國皆西海內地豈亦在九州之域者哉此不足深辨唯裴駟史記集解於略定揚越下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顏師古漢書敘例張晏字子博中山皆三國而晉太康地志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趾以爲名虞之南極也二說相承已久習非不悟今駁正如左古有百越之稱一在禹貢揚州之域史記秦始皇本紀一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東越列傳秦并天下廢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以其地爲閩中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二

郡是也一卽南越又名揚越在五嶺之南揚荆梁三州之

徼外秦始皇本紀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略

取陸梁地

索隱曰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曰陸梁

爲桂林象郡南海以

適讀

遣戍是也漢復立無諸爲閩越之王閩中故地都

治

徐廣曰今候官又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

徐廣曰此皆句踐之後

後在揚域地理志以會稽爲吳分者是也漢會稽郡有治縣師古日本閩

越戰國策蔡澤云吳起爲楚南收揚越史記吳起列傳楚

悼王時相楚南平百越南越列傳云秦已并天下略定揚

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又云漢立尉佗爲南越王使和集百

越大史公自序云漢旣平中國而佗能集揚越以保南藩

賈誼過秦論云南取百粵

與越同

之地以爲桂林象郡鼂錯

上書云揚粵之地少陰多陽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嚴安
上書云秦使尉佗屠睢將樓船之士南攻百越此百越卽
揚越秦時號陸梁地地理志以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
南海日南爲粵分者是也漢分秦三郡地爲七郡屬交州揚越猶於越閩
越駱越之類字義古無可考安見爲揚州之南越邪自張
晏倡爲此說而顏師古張守節皆從之師古曰本揚州之
分故云揚越守節曰夏禹九州本屬揚州故云揚越學者
翕然宗之至杜佑作通典始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且云
領南鄰接荊州不當捨荊而屬揚今按兩廣輿圖唯南雄
韶州廣州惠州四府地在古揚州之徼外而自肇慶以西
至尋州縣地千餘里皆在古荊州之徼外南寧以西至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南則又在古梁州之徼外矣禹分九州揚地不當斗入西
南數千里據後漢獻帝紀建安十八年復禹貢九州注云
省交州以并荊州益州則南越縱在九州之域亦當分繫
荆梁張晏魏人乃不諳故事而以南越專屬揚州又誤中
之誤據揚雄交州箴曰爰自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自雉是獻則自周以前南越未嘗通中國况有其地乎
太康地志雖有交州本屬揚州之說然沈約蕭子顯撰宋
齊州郡志並不言交廣爲禹貢某州之域至唐人修晉書
始據太康地志於交廣二州直書曰禹貢揚州之域隋書同
而其說遂牢不可破然神功元年狄仁傑上疏以爲北橫
大漠南阻五嶺天所以限戎狄而隔中外是亦不從晉書
至杜氏於九州之外別列南越頗協經義而世猶不信愚

請以一事折之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橫絕南
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衛爲并
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北曷不分後世交
廣之地增置二州而乃止於十有二乎近史之誤明甚它
如南交之宅交阯之撫蒼梧之崩韶石之奏傳記淆訛貽
惑後人尤不可以無辨詳見朔南暨下

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故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視
夏之揚爲小然其西又得禹貢荊州之地何以知之按導
水文漢至大別入江而爾雅云漢南曰荊州蓋漢水之名
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

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再貢雜指 四

則殷揚州之境縮於北而贏於西與夏之揚廣狹適相當

矣周禮東南曰揚州其藪澤川浸不殊於禹貢特未知與

殷制異同如何耳

揚州有古汪芒氏之封春秋時可考者蓼六越楚東境吳

蔣弦黃舒宗巢舒庸舒鳩英桐鍾離左傳昭元年吳濮有釁杜注云吳在

東濮在南今建寧郡南有濮夷凡十七國戰國時初屬越後楚滅越而有

其地秦并天下置九江鄣郡會稽閩中南海東境今潮漢陽郡是

復置揚州領郡國七十二後漢魏晉竝因之晉領郡國唐爲淮南道

之廣陵揚州淮陰楚鍾離濠壽春壽永陽滁歷陽和廬江廬

同安舒蕲春蘄弋陽光等郡江南東道之丹陽潤晉陵常

吳郡蘇吳興湖餘杭杭新定睦新安歙會稽越餘姚明臨

海台縉雲處永嘉溫東陽發信安衢建安建長樂福清源

泉漳浦漳臨汀汀潮陽潮等郡江南西道之豫章洪鄱陽

饒涪陽江臨川撫廬陵吉宜春袁南康虔等郡按以上通

典所列無可更定者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皆是

江南則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

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則鳳陽臨

淮定遠壽州霍巨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鹽城河南則

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之羅田蘄水蘄

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域也

淮水自今河南汝寧府息縣南東流經光山縣北是爲揚

域又東經光州北又東經固始縣北又東北經江南鳳陽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府穎州北又東經霍巨縣北穎上縣南又東經壽州北與

豫分界又東北經五河縣東南又東經泗州南盱眙縣北

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又東經山陽縣北又東經安

東縣南而東北注于海與徐分界

海自山陽縣東北折而東南歷鹽城興化如臯縣東又南

至通州東爲江水入海之口其南岸則太倉州也自州東

又東南歷上海縣金山衛東又南歷浙江鎮海象山縣折

而西歷寧海縣東又西南歷黃巖太平樂清瑞安平陽縣

東又南歷福建福寧州東又西南歷羅源連江長樂福清

縣東又西南歷莆田惠安同安縣南又西南歷海澄漳浦

詔安縣東南又西歷廣東澄海縣南又西至潮陽縣南揚

州之海於斯極矣昔周宣王命召公平淮夷帥自江漢
循流而下故其詩曰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又曰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淮夷者淮南之夷南海卽揚東南所距之海韓
退之南海神廟碑云廣州治東南海道八十里扶胥之口
黃木之灣此番禺之海也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
漲海連天此揭陽之海也詩所謂至于南海者亦至揭陽
而止耳豈必踰嶺以至番禺哉左傳僖四年楚子使屈完
言於齊侯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注云楚界猶未至南
海因齊處北海遂稱所近蓋夸大之辭其襄十三年子囊
述共王之德曰撫有蠻夷奄征南海征與處不同蓋楚至
悼王時吳起爲楚南收揚越楚地始踰嶺而瀕南海共王
則征之而已此却非夸大之辭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再貢雜指

六

揚之南界經無可見據通典以潮陽隸古揚州蓋自江西
大庾嶺東南羣山緜亘以達於廣東潮州府之揭陽卽揚
之南界也大庾嶺在南安府大庾縣南八十里縣本漢豫
章郡南望

縣南接廣東南雄府保昌縣界

縣亦南望水經注以爲五嶺

之最東亦名東嶠漢書謂之塞上南越相呂嘉破漢將軍
韓千秋子石門送漢節至于塞上卽此地也後漢志名臺
領山唐以後又稱梅嶺其西爲聶都山贛水所出與湖廣
郴州宜章縣接界裴淵廣州記曰五嶺大庾始安臨賀桂
陽揭陽也此與水經注小異桂陽卽騎田而無都龐有揭
陽顏師古云嶺者西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耳

而別標名則有五蓋依裴氏五嶺訖揭陽揭陽山一名揭嶺在今揭陽縣西北百五十里南北二支直抵惠州府興寧海豐二縣界山南揭陽故城漢縣也今西自越城騎田萌渚陂陔相屬直趨大庾嶺又循脊而下東包揭陽屬之海墘與江西福建分險唐一行所謂南戒山河至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以限蠻夷者是也星傳謂南戒爲越門揚之西界經亦無可見今據通典所隸郡縣約略言之蓋自河南光山縣與豫分界其南爲湖廣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舊謂九江在黃州黃梅界故光山以下並屬荆今以洞庭爲九江當屬揚也踰江而南則爲江西之瑞昌又西南爲武寧寧州萬載萍鄉永新永寧又東南爲龍泉崇義大庾皆與荆分界處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七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釋文蠡音禮涓按攸漢書作迺後同

傳曰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鴻鴈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正義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林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蔡氏曰陽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吳氏曰彭蠡澤跨豫章鄱陽之境廣數百里受歛信饒撫之水及洪東境之水豬者名鄱陽湖流出名揚瀾左蠡虔吉袁筠之水及洪西境之水皆會過南康至湖口縣入江涓按地理志豫章彭澤縣西有彭蠡澤今江西湖口彭澤都昌三縣皆漢彭澤縣地湖口彭澤屬九江府都昌屬南康府呂覽云禹爲彭

蠡之障乾東土謂斯役也

彭蠡澤後稱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廻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號在都昌者爲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湖又隨地而異名其在星子縣東南接南昌界者曰宮亭湖水經注云廬山南嶺下有神廟號曰宮亭廟故彭湖亦有宮亭之稱湖中有落星石周廻百餘步高五丈其在都昌縣西南者曰揚瀾湖又北曰左里湖通典云地在章江之左因名元和志云揚瀾湖北曰左里一作左蠡今縣西南九十里有左里城是也其在餘干縣西北者曰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再貢錐指

八

擔石湖通典云鄱陽郡西百七十里至擔石湖是也輿程

記云自湖口縣入彭蠡湖經大孤山至南康府百二十里

又二百五十里至南昌府自縣而東南渡湖抵饒州凡三

百七十里鄱陽山本名力士山亦名石印山東南去鄱陽

縣百五十里漢爲歷陵縣地湖中又有康郎山在餘干縣

北八十里爲風帆之表幟大孤山在九江府德化縣東南

四十里與南康分界水經注云有孤石介立湖中周廻一

里竦立百丈轟然高峻特爲瓌異疑卽謂此山唐顧況詩

大孤山盡小孤出蓋彭澤縣之小孤山與此遙相望也

彭蠡所受有九水劉歆云湖漢等九水入彭蠡是也或曰

十川酈道元云贛水總納十川注于彭蠡是也漢志豫章

郡贛縣下云豫章水出西南北入大江贛縣今贛州府治如淳曰音感雩

都縣下云湖漢水東至彭澤入江行千八百九十里雩感都

東四里在今縣又鄱陽縣有鄱水鄱陽故城在今饒州府東六十里餘汗縣有

餘水今餘干縣即其故艾縣有修水艾縣故城在今南城

縣有盱水南城今建昌府治建城縣有蜀水建城今高安宜春縣

有南水宜春今袁州府治南壆縣有彭水南壆故縣在今南安又長

沙國安成縣有廬水安成故城在今吉安皆入湖漢水湖

漢水與豫章水源異而流同故志並云入江彭水即豫章

水之上源非有二水是湖漢豫章與鄱餘修盱蜀南廬為

九水也水經注則湖漢豫章總謂之贛水其言曰贛水出

豫章南野縣西一名豫章水山海經云漢水出聶都山東北流注于江入彭澤班固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九

南野縣彭水所發東入湖漢水庾仲初謂大庾嶠水北入

豫章注于江者也固又云豫章水出贛縣西南而北入江

蓋控引眾流總成一川雖稱謂有殊言歸一水矣雷次宗

云雖十川均流而此源最遠故獨受名焉今按次宗豫章

記十川者贛廬率南水濁當作蜀循當作涪涪涪贛水也贛

即豫章湖漢率南水濁當作蜀循當作涪涪涪贛水也贛

所無鄆元悉從雷記聶都山在南安府崇義縣西南六十

里王象之曰章水所經非所出也府志云章水出湖廣柳

州漢志謂之彭水是知彭宜章縣流入崇義縣界經聶都

贛為豫章猶禹貢嶠家導漾東流為東北流逕南野縣北

漢導沅水東流為濟隨地而異名也 又北流逕南野縣北

贛州石岷水急行難 又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按劉涇之

北流逕金雞石又西北逕贛縣東西入豫章水按劉涇之

字因以名縣鄆元非之然近世皆宗其說以豫章為章水

湖漢為貢水二水合流自縣至萬安縣凡十八灘唯黃公

灘最險俗訛 又西北逕廬陵縣西廬水注之也故城在今

稱惶恐難 又西北逕廬陵縣西廬水注之也故城在今

吉安府泰和 又東北逕石陽縣西又東逕其縣南今廬陵

縣北三十里

十里有石陽故城
晉廬陵郡治也
又東北過漢平縣南
晉太康元年改漢平曰吳平又

東北逕新淦縣西牽水注之又與淦水合
縣東逕吳平縣牽水西出宜春

水出東逕新淦縣而注於豫章水湖漢及贛並通稱也又淦
水出其縣下注於贛水按漢志新淦縣注應劭曰淦水所

出西入湖漢師古曰淦音細又古含反今又北逕南昌縣
臨江府清江縣東六十里有新淦故城

又北逕南昌縣西縣即今南
盱水注之
南出南城西北流逕南昌縣南又與濁水合

水出康樂縣東逕建成縣又東至南昌縣東入贛水
按今瑞州府新昌縣東有康樂故城本漢建成縣地

又北逕縣城西
縣本秦廬江南部漢高帝六年始命灌嬰以為豫章郡治城即灌嬰所築也又東北

逕郡北為津步
水之西岸有盤石謂之石頭又北逕龍沙西
沙甚潔白高峻而破

有龍形連
巨五里
又北逕椒丘城
又北逕鄖陽縣
今鄖陽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有

鄖陽故城鄖
餘水注之
水東出餘汗縣北至鄖陽注贛水又與郟水合
水出音口堯反

鄖陽縣東西逕其
又有僚水入焉
昌邑水導源建昌縣東北逕鄖南又西注于贛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馬貢錐指 十

謂之概口今南康府建昌縣西六十里有
又北過彭澤縣昌邑城豫章大江謂贛水非潯陽江也

西循水注之
水出艾縣東北逕永循縣又東北注贛水今南康府安義縣西南四十里有永修廢縣漢

志云修水東北至彭澤
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
入湖漢行六百六十里

贛水總納十川同湊一瀆俱注彭
贛而北入于江
大江南贛水總納洪流東西四十里清潭遠漲綠波凝淨而會注于江川以今

輿地言之贛水自湖廣郴州宜章縣流入江西崇義縣界
歷上猶南康

並屬吉
安府 峽江新淦清江
並屬贛州府治 豐城至南昌入彭蠡湖
並屬

南昌
又北歷星子都昌
並屬南康府 德化湖口
並屬九江府 注于大

江春夏時彭蠡浩蕩無涯及乎霜降水涸則贛川如帶而
已此水自昔有南江之稱鄭康成說三江云石會彭蠡為

南江南史王僧辯傳陳霸先自嶺南起兵討侯景出南江

行至湓口胡三省云贛水謂之南江唐張九齡都督洪州
有望南江入始興郡路詩又自豫章南還江上作云歸去
南江水磷磷見底清豫章水之爲南江其來已久非宋人
臆說也

林少穎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
諸鳥獸如虎牢犬上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
杜注云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
鳴鴈在陳雷雍丘縣漢北邊有鴈門郡皆以鴈之所居爲
名陽鳥意亦類此蓋鴈之南翔所居故取以爲地名渭按
此當與桑土旣蠶三苗不敘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陽鳥爲
地名終無根據影響揣摩之言亦何足信耶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十一

金吉甫云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
居之如漢築隄去河各二十五里以防泛濫其後民頗居
作其間故河水漲溢之時動成漂沒以此知神禹廢彭蠡
之濱以居陽鳥其爲民防患之意蓋深渭按此說近理而
實不然鴻鴈之居以近水遠人爲得所易漸之初六曰鴻
漸于干六二曰鴻漸于磐皆近水地也故吉九三曰鴻漸
于陸則失其所矣故凶橫流之際彭蠡入江處必有淤澱
澤水瀰漫冬夏不殊鴻鴈之來唯可陸居及禹疏濬之後
下流通利因爲陂以障之水潦大至亦不過抵陂而止背
秋涉冬則兩涯涸如平野葦花蘆葉到處可棲矣想禹治
彭蠡功畢適當鴻鴈來賓之候故因所見而紀其事陽鳥

攸居正在陂中霜降水涸自成蘆葦之區非禹特廢其旁
地以爲蘆葦也夏小正正月鴈北鄉月令仲春始雨水然則水發之時鴈去已久矣故知經特就當日所見書之昔惟陸居今乃
遵循非彭蠡既豬之朋效與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正義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周泰伯所封國也具區在西
古文以爲震澤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
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
而已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震卽三川
震之震若今湖翻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
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底定蓋江湖在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十一

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想其際震澤
與江水莽爲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底於定
自然之勢也見王天與尙書集傳渭按蘇氏三江之說人或疑之及闕

徐堅初學記引鄭康成書注以證三江曰左合漢爲北江右
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
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始知蘇氏所說東漢
時固已有之馬中錫云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金吉甫云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
二患旣平則揚之土田皆治矣故特舉二澤以見揚之告
成若其南偏率是山險浙亦山谿計不勞施功故餘不書
也

禹貢三江之不明誤自班固始漢志會稽吳縣下云南江
在南東入海毗陵縣下云北江在北東入海

今本漢書脫上一批字此

據宋本增入後丹陽蕪湖縣下云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

漢志亦云北江入海皆揚州川也蓋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

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皆北江之枝瀆也導水明言漢

自彭蠡東爲北江江自彭蠡東爲中江誠如班氏所言則

蕪湖之中江何以知爲江水之所分毗陵之北江何以定

爲漢水之所獨乎以此當禹貢三江之二雖愚者亦知其

非矣

孔傳於本經云言三江已入致定爲震澤導漾傳云自彭

蠡江分爲三人震澤遂爲北江而入海正義曰言三江共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入震澤出澤復分爲三此水遂爲北江而入于海鄭玄以

爲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導江傳又云有北有中

南可知正義引漢志三江以證之渭按班固所說南北中

之名雖同而實非禹貢之三江孔傳說與之合又欲諱其

所自出掩抑摧藏半吞半吐其爲僞撰無疑或曰傳果出

魏晉間手曷不用鄭注曰此說起自東漢代棘下生作傳

不得入東漢語并不得全錄班志君當亮彼苦心也

漢志丹陽石城縣下云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過

郡二行于二百里

石城縣故城在今池州此卽南江之源府貴池縣西七十里

委過郡二謂丹陽會稽也其在吳縣南者卽吳松江乃中

江之下流班氏不知分江水至餘姚入海者卽古之南江

遂誤以松江當之耳水經汚水與江合流又東過彭蠡澤

又東北出居巢縣南古巢國也按居巢漢屬廬江郡今為無為州屬廬州府又東至

石城縣晉屬宜城郡分為二其一過毗陵縣北為北江詳見江

一為南江地理志曰江水自石城東出逕吳國南為南江按志以分江水擊石城南江繫吳縣至酈元始

貫穿為南江東與貴長池水合水出縣南郎山又東逕宜

城之臨城縣南又東合涇水按吳分漢陵陽涇二縣地置臨城縣其廢趾在今青陽縣

南韋昭云涇水出蕪湖又東與桐水合按桐水出廣德州西南白石

舊入南江處左傳所謂桐汭也晉時南江已涇故杜預云西北入丹陽湖今桐水自建平又西北入高淳界注丹陽

湖又東逕安吳縣分宛陵置又東旋谿水注之陽山下

北逕安吳縣東又東逕寧國縣南晉大康元年分宛陵置又東逕故

鄣縣南安吉縣北按故鄣今為廣德州安吉後漢分故鄣南鄉置今為安吉州屬湖州府又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胡明經再貢錐指 南

東北為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具區謂之五湖口按經文此下有東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

謂之三江口蓋注也而混入于經何以知之南江既入太湖而東為松江則無更從餘姚入海之理故知酈元曲為

此說以應漢志南江在吳南之文也又東至會稽餘姚縣東入于海今餘暨

姚西北浙江與浦陽江同會歸海但水名已殊非班固所謂南江也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然浙江出

南暨中不與岷江同作者通誌多言江至山陰為浙江今南江枝分歷烏程縣南述餘杭縣則與浙江合故闕駟

十三州志曰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也按餘杭乃姚字之誤班固所謂南江者實松江也闕駟所謂江水至會稽與

浙江合者即分江水水經謂之南江者也或以今按大江為北江大謬酈元篤信班固故不能無疑於此

自西南來至石城枝分為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

至蕪湖枝分為永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逕毗陵

至江都入海毗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

故謂之南江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雖與禹

貢導江之義不合而辨方命名次第秩然與郭景純之松江浙江源異而流則同也蓋中江貫震澤松江卽其下流不得復析爲南江首受石城之大江其自湖口洩入具區者乃支流而東至餘姚入海者其正流也酈元恐違漢志反以歷烏程縣南者爲支流而中江盡於荆溪南江卽是吳松矣非古人名之本意也

酈道元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今考池州府志分江水貴池水皆在貴池縣西貴池水入江處名曰貴口蓋分江之流久已中絕故其水還注於江而自湖口以東歷烏程縣南通餘姚與浙江合者其故道亦無可考蓋從烏程縣南以東達餘姚則必經今歸安德清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門界中至海寧由浙江以入海

海在海寧縣南十里有捍海塘縣東南至餘姚石棋

山六海寧地獨高境內諸水皆北流故宋元嘉及梁大通十中以滬瀆不通嘗欲穿渠引吳興之水以瀉浙江而功卒不立蓋水性就下地勢有所阻故也南江必衰周時吳越以人力爲之易致壅塞歷世久遠不可得詳而南江卽分江水與松江之非南江則固可以理斷也

漢志中江出蕪湖西南者卽今蕪湖之縣河

本中江俗稱縣河流經市

中東連黃池入高淳之胥溪

在縣東南三十里俗稱胥河

溧陽之永陽

江在縣北上承

宜興之荆溪也

自溧陽流逕縣南又東北匯爲洮湖又東入震澤

字記云荆溪卽漢志蕪湖之中江也

漢魏間蕪湖水已不復東故水經有北

江南江而無中江韓邦憲廣通垣

音霸俗作壩非

考曰廣通鎮在

高淳縣東五十里

與溧陽接界
卽宋鄧步鎮

世所謂五堰者也西有固

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

三塔湖長蕩湖荆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

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傍有

伍牙山云

土音員
訛爲牙

左傳襄公三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

于衡山

杜注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衡山在吳興烏
程縣南太平府志云蕪湖縣東三十里故蕪湖城

卽春秋吳鳩茲

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杜注

也亦曰皋夷宣城廣德縣西南有桐水出白

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

石山西北入丹陽湖汭水曲也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

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而漢唐來言地理者遂以爲水源

本通漢書地理志云中江出蕪湖縣西南至陽羨入海後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六

漢書郡國志云中江在蕪湖縣西孔穎達書義疏亦引漢

史爲證蓋皆指吳所開者爲禹貢三江故道耳邦憲字子

成高淳縣人嘉靖乙未進士官屯田員外郎著爲此論真

前人所未發或曰胥溪爲吳開出何典記曰河渠書云於

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間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蓋通江於淮卽夫差所開之邗溝通

湖於江卽闔廬所開之胥溪也韓氏之信信而有徵矣石

城分江水亦是此類古時大江與震澤元不相通安得以

後世鑿引之支流當禹貢三江之二哉

越語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注云

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言此二國之民三江繞之遷徙

非吳則越也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
三江亦當從章解然此但可以解國語耳禹合諸侯於會稽事在攝位之後治水時浙江並未施功安得以此爲禹貢之三江乎

水經沔水下篇注引郭景純曰三江者岷江松江浙江也

璞先有水經注三卷今不傳此所引蓋出其中愚謂以此當國語之三江更長於

章何也漢志毗陵縣季札所居北江在北是岷江正環吳之境而章獨遺之酈元云浙江於餘暨東合浦陽江是浦陽錢唐渾濤入海而章強分爲二故以岷江易浦陽較長也然終不可以釋禹貢蓋松江乃震澤之下流而浙江則禹功所不及且以松江爲中江浙江爲南江與導水之文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七

相背矣歸熙甫三江論主景純語吾不敢以爲然也舍康成子瞻固無可從者矣

職方氏荊州曰其川江漢揚州曰其川三江此正與禹貢同蓋荊州未會彭蠡故但稱江漢及至揚州則江漢與彭蠡參會故有三江之目二經若合符節或因職方與五湖連舉又班志以蕪湖之中江吳縣之南江爲揚州川遂以三江口當之大非

水經注松江上承太湖東逕笠澤流七十里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吳越春秋稱范蠡去越乘舟出三江之口人五

湖之中者也此亦別爲三江五湖雖稱相亂不與職方同庚仲初名杲之南齊人揚都賦注曰今大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

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也三江口者始見於吳越春秋鄆氏固云不與職方同諸家亦未有以此當禹貢之三江者也唯陸德明釋文於三江旣入下引吳地記晉顧夷撰籍見隋書經志與仲初說同而孔疏主班固之三江不取其說曰今南人以大江不入震澤震澤之東別有松江等三江案職方揚州宜舉州內大川其松江等雖出震澤入海旣近周禮不應捨岷山大江之名而記松江等小江此言良是其後張守節解夏本紀始以三江口爲言至蔡傳則排棄蘇氏而專主仲初相沿至今牢不可破推尋其故蓋自唐以後吳越間爲財賦之藪及五代時錢鏐保有此一方徵歛頗急而松江入海之日亦漸淤塞宋元祐中宜興人單鏐著吳中水利書以濬松江爲第一義南渡都臨安仰給於浙西者尤重時人熟見習聞遂覺揚州之水無大且急於松江者而以爲禹時亦然因專主仲初之說元明以來浙西之財賦甲於天下而松江之淤塞日甚凡言吳中水利者皆引禹貢以自重蔡傳又立於學官爲士子所誦習於是揚州之大川以太湖入海之支港當之而康成子瞻之言棄如糞土矣

揚慎曰禹貢之三江當於上流發源求之徐鉉注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郭璞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所出也岷山南江水所出也岷山北江水所出也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

震澤禹貢紀其源而及其委耳今按說文五音韻譜無江出岷山等語唯黃氏韻會江字引釋名下有徐按云云與此同蓋出鉉弟錯說文繫傳非鉉語也徐堅初學記略同疑唐以前已有此說如錯所云則南江與揚全無交涉安得書三江其所引山海經注卽江賦所謂源二分於岷岷者也山海經又云岷三江首大江出岷山北江出曼山南江出高山是又一三江矣要皆在梁州之域用修蜀人欲舉揚州之三江而移之蜀乃云當於上流發源求之不知三江以會彭蠡得名故特書於揚若發源之三江曷不於梁書之且東爲北江中江皆在彭蠡以下用修其忘諸乎謂皆注震澤尤謬丹鉛著述大抵如此陳晦伯之正揚所以作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九

蔡傳云蘇氏三江之說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邪渭按江漢合彭蠡謂之三江經紀其合不紀其分也何必更指爲二蘇氏味別之說自予人以可攻之隙然誤亦有所從來唐書許敬宗爲高宗論濟水曰古者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蘇說本此非出自陸羽輩也

蔡傳又云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言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

下安於故道無俟濬治故在不書况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潛按禹治水先揚而後荆唯揚之三江既入故荆之江漢得朝宗于海今乃云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不成顛倒耶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卽在其中懷襄之世大江自彭蠡以東豈無泛溢剖判之後未經疏鑿其入海處亦必多潮沙壅塞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正謂此耳凡言三江者皆有大江在而蔡氏主庾仲初則大江不與焉遂以爲無施勞者雖大亦略其可信乎

三江孔穎達主班固陸德明兼舉韋昭顧夷而無所專主蔡沈主庾仲初歸有光主郭璞是數者余旣一一辨之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今更有要言不煩可以折聚訟之紛紛者富順熊過云黃帝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竊謂禹主名山川亦然南方流水通呼爲江北方流水通呼爲河故傳記多隨俗之稱而禹貢則無所假借唯水之出自河者眾不可勝名則總其數而謂之河九河是也眾水之會而入於江者混爲一川大小相敵則亦總其數而謂之江三江九江是也然潔亦河之別而不名河江之別曰沱漢之別曰潛則其名有所不輕與矣而况松江爲震澤之下流錢唐浦陽之出自浙東者哉夫江河者百川之宗也非江而被以江名是猶吳楚僭王春秋之所誅絕也禹貢職方豈有是與總之三江紀其合不紀其分苟以派別者當之則必與

導水之義有礙故或以爲錯誤或以爲衍文而聖經亦不足信矣諸說唯蘇軾同鄭康成爲無病以其非異派也先儒會啟程秘易被夏僎程大昌黃度陳普王充耘皆主蘇說近世蔡傳單行而鄭曉周洪謨馬中錫邵寶張吉章潢郝敬袁黃亦以蘇說爲是此心此理之同終不容泯也傳曰三卿爲主可謂眾矣有諸君子以爲之證明吾何懼而不從乎

孔傳云震澤吳南太湖名山海經浮玉之山北望具區注云太湖也爾雅十藪吳越之間曰具區注云具區今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今按周禮揚州澤藪曰具區班固以爲卽震澤蓋澤自吳西南境東出爲松江一名笠澤在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吳江縣界北去吳五十里水經注云笠澤在吳南松江左右國語越伐吳吳禦之笠澤越軍江北吳軍江南者是也

孔郭指此爲太湖則誤矣越絕書曰太湖周三萬六千頃水經注引韋昭曰方員五百里盧熊蘇州府志引顏真卿石柱記曰四萬八千頃王鏊姑蘇志曰東西二百餘里南北一百二十里占蘇湖常三州

唐志云古蘇湖常宜四州之境考宜州界無太湖志

誤今按蘇之吳吳江湖之烏程長興常之宜興武進無錫

此七縣者皆瀕太湖楊修五湖賦云頭首無錫足蹄松江負鳥程於背上懷大吳以當胷數言可作圖經也湖中有

七十二山其最著者曰包山山有洞室入地潛行俗謂之地道潛達旁通夫椒山左傳哀元年吳伐越敗之於夫椒幽岫窈窕是也杜注云吳縣西南太湖中椒山也

胥毋山 越絕書閭閻且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毋山史記正義今所稱洞大雷山小雷山五湖賦云大雷三山張玄之吳庭東山也 小雷山 小雷瀆波相逐 三山 與山廬名云三山在太湖中白波天合三點黛色 其上源西北有宜歙金陵九陽江之水由常州之百瀆以下西南有茗雪諸水由湖州之七十

二瀆以入焉百瀆在宜興者七十四在武進者二十六七

十二瀆在烏程者三十八在長興者三十四 見王同祖太

湖考七十二 瀆本在湖州之境近世割湖面全屬蘇州故吳江縣志有

七十二瀆云皆在西南受湖州入太湖之水其實淞屬湖

州者尚多吾友歸安鄭元慶荏哇語余曰按程大昌修湖

瀆記云湖瀆三十六其九屬吳江其二十七屬烏程宋程

興二年知湖州王回修之改二十七瀆名曰豐登稔益濟

定安樂瑞慶福禧和裕阜通惠澤吉利泰輿富登固益康

而皆冠以常字今烏程諸瀆之外尚有太錢小梅二港而

長興有三十四港無一名瀆者總計茗雪水入湖之口共

七十二不專名瀆亦不盡屬湖州也余竊謂港卽是婁大

錢小梅二港通三十六瀆計之得三十八恰與太湖考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五

敗相符蓋吳江之九瀆割烏程以往屬而長興則依然如故特以俗呼爲港遂忘其爲瀆耳 皆所以宜

通脈絡殺其奔衝之勢而歸於太湖者也其下流爲松江

江水東北流岐分爲三江口史記正義云震澤在蘇州西

南四十五里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

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

七十里至白蜺湖 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 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

東北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

曰三江口松江東歷夏駕浦又東爲青龍江至南踰浦口

入海 浦在上海縣東 而太湖枝津則有崑山之劉家河常熟之白

茆港兩縣境中又有三十六浦在常熟者二十四水入楊

子江在崑山者十二水入子海皆所以決壅滯而防泛濫

使民田無漂沒之憂者也今東垣堅固宜歛金陵九陽江之水雖不入太湖而東江久已淤塞松江日漸淺隘諸港浦亦多墜廢湖水不能速達于海事與禹時不同此籌水利者所以汲汲於下流之疏濬與

王同祖三江考曰朱長文吳郡續圖經云崑山塘自郡城婁門至崑山入海卽婁江指今之婁家港崑山松江東口入海者爲東江劉家港入海者爲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入吳江縣長橋合龐山湖者爲松江三江之迹具存東江未嘗塞也然婁江自吳縣東南迤邐而來過崑山東南至嘉定界入海曰吳淞江口甚明雖其支流有與劉家河相通者而非江之正道豈遂可指劉河爲婁江哉按今太湖自吳江長橋東北合龐山湖者又東南分流出口覘江入急水港澱山湖迤邐入海者爲東江此單鏐水利書所謂開白水港澱山湖迤邐入海而北流仍合松江故曰東江已塞耳已塞不復徑趨入海而北流仍合松江故曰東江已塞耳自龐山湖過大姚浦東北流入崑山縣界經崑山南又東南過石浦出安亭江過嘉定縣黃渡入青龍江由江灣青浦入海者爲婁江其安亭江在宋時已塞單鏐所謂開安亭江使水由華亭青龍江入海是也涓按松江自吳縣西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壘

南下七十里爲三江口則婁江之分派必不自婁門始崑山塘之非婁江也明矣但其下流或合劉家河入海未必如單鏐所言由青龍江入海耳東江久廢難考水經注云吳記曰一江東南行七十里入小湖爲次谿自湖東南出秋之谷水逕由拳縣故城下卽吳之柴辟亭故就李鄉春秋之橋李城也又東南逕嘉興縣城邑也秦南逕鹽官縣故城南又東出五十里有武原鄉故越地也秦於其地置海鹽縣縣南有秦望山谷水於縣出爲取浦以通巨海此卽庚仲初所謂東南入海爲東江者也其分江入海者在今浙江嘉興府界中近世由澱山湖注青龍江入海者疑是後來之改道非古谷水之所經也謂東江已塞亦不誤曹翁儒海塘考云自唐開元以來修築捍塘禦禦鹹潮以便耕稼起杭之鹽官迄吳淞江得一百五十里而東江遂墜無考斯言長之矣

周禮揚州浸曰五湖據國語史記吳越春秋則卽是太湖

虞翻曰太湖東通松江南通雲溪西通荆溪北通瀟湖東

連韭溪

吳郡續圖經云在嘉興

凡有五道故名五湖韋昭曰五湖者

胥湖蠡湖洮湖滬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前說較長張

勃艮道元張守節陸龜蒙李宗諤諸家之說雖名稱各殊
道里互別然皆在太湖上下二三百里之間唯李善以洞

庭彭蠡震澤巢湖鑑湖爲五湖司馬貞以具區洮滬彭蠡

青草爲五湖夫洞庭青草在荆域而以爲五湖之一則顯

與職方相背矣不可從

韓非子謂洞庭爲五湖猶言五渚耳此洞庭自爲五湖與揚之五湖無涉

具區五湖明是兩處而孔傳謂太湖名震澤正義爲之辭

曰餘州浸藪各異而揚州浸藪同處論其水謂之浸指其

澤謂之藪此說非也葉少蘊云凡言藪者皆人所資以爲

利故曰藪以富得民而浸則但水之所鍾也揚州之藪爲

震澤今平望八赤震澤之間

平望鎮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八赤市在縣南二十里震

澤鎮在縣西水瀾漫而極淺其蒲魚蓮天之利人所資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音

甚廣亦或可隄而爲田與太湖異所以謂之澤藪然積潦

暴至無以洩之則溢而爲害所以謂之震澤黃子鴻申其

義曰今土人自包山以西謂之西太湖水始淵深自莫釐

武山以東謂之南湖水極灘淺蓋卽古之震澤止以上流

相通後人遂混謂之太湖誤矣渭按此辨周官之藪浸極

其明晰蓋自莫釐武山以東至平望八赤之間松江左右

笠澤之地皆古具區禹貢謂之震澤者也

鄭苞睦曰烏程鄉今南潯上林輒村濱湖一帶數十里皆是亦卽古具區

禹貢所謂震澤者也故顏魯公作石柱記其辭甚簡必以

兩處見之班志曰在吳西亦未當

禹貢長箋曰按職方具區卽禹貢震澤孔氏書傳鄭氏周

禮注所云在吳南者是也但以爲卽五湖則未然職方氏

諸州皆有澤藪不應揚州水國反獨無之而與浸同處孔
鄭所云吳南者漢吳縣治之南也吳縣治之南爲今吳江
至嘉興一帶禹時懷襄未平三吳一壑具區當於其地求
之若五湖卽今太湖自環吳縣境之西北豈可合之爲一
哉具區之源當與太湖俱來茗霅而水草所鍾浸而易溢
太湖水西來氾濫則澤水奔騰震蕩自底定之後始可破
障沮洳數十百里民仰其利故爾雅謂之藪職方謂之澤
藪而五湖則別之曰浸迨乎日久填淤生殖漸繁遂成沃
壤漢後諸儒求其地而不得遂合五湖而一之正義又曲
爲之說豈知三代以前固有澤浸不同者哉吾意今吳越
之交凡濱湖而沃衍者皆古震澤地特世代荒遠川隰更
移故其蹟不可詳耳抑非獨此也爾雅周禮所載諸州澤
藪如陽紆糞養大陵甫田焦穫等今皆變爲原陸不能定
其所在蓋川浸通流終古不改藪澤稀水最易澱淤歷數
千年而墮沒不可考無足怪者奚獨具區爲然邪

以大江爲三江而其水不入震澤則震澤之底定與三江
絕不相謀而各爲一事矣及觀易氏之言而知旣字之義
仍可與下句聯屬也古時三江不與震澤通而橫流之際

江水溢入震澤此理之所有問水從何處入曰卽今高淳

溧水之間魯陽五堰之地是已

京口本不通江自秦始皇鑿京岷山以泄王氣其水

乃與江通故禹時橫流唯此處可入

傳同叔云自宜興航太湖經溧陽至鄧

步登岸岸上小市名東埧自東埧陸行十八里至銀林復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行水路百餘里乃至蕪湖入大江銀林之港鄧步之湖止隔陸路十有八里今按此十八里中有三五里高阜而若不甚高平時可以遏水之東入或遇暴漲則宜歛金陵之水皆由荆溪入太湖此高阜者不足以遏之五堰之所以作也而况懷襄之世大江泛溢挾宜歛金陵之水以來浙西諸郡其能不淪爲大壑乎但此災與孟門之洪水相似宇宙所不再見而又無古書如尸子等者以證之世或不能無疑耳

傅同叔云班固所說中江古蓋有之堯水橫流爲震澤害禹因塞之也自是不復有中江震澤亦不被其害矣故曰

三江旣入震澤底定涓按蕪湖中江水古不入震澤胥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五

開而後通五堰築而復塞非本通而禹塞之且禹唯道大江入海不使橫溢由銀林鄧步以南而震澤固已底定未嘗有所塞也如傅氏所言則經當書曰三江旣塞震澤底定矣語云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胥溪禹時未有殆無可疑然銀林鄧步之間地不甚高暴漲便能溢入非獨胥溪一竇可以洩水也如所患惟在此實則塞之而已奚必更築五堰哉韓邦憲云正統六年江水泛漲上埧大決蘇常潒甚國稅無所出又嘉靖庚申辛酉大浸稽天決下埧溧陽宜興而下勢若懷襄夫高阜之上加以兩埧之堅厚而暴漲尙能決之則堯時滔天之水未有所障此高阜者能遏之使不東乎胥溪之有無可不

論也

大江入震澤自戰國時有此說墨子曰禹治天下南爲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誤以後世溝通江湖之道爲禹迹也沈括夢谿筆談曰江漢至五湖自隔大山其末乃繞出五湖之下流徑入于海何緣入于五湖又震澤之源皆山環之了無大川震澤之東乃多大川亦莫知孰爲三江者渭按江湖雖爲大山所隔然銀林鄧步之間江水實有通湖之理均此蕪湖中江水也謂自古有然則非謂後世所通則是謂平時分受則非謂橫流溢入則是歐陽永叔云勝者所用敗者之碁也易置之而已信夫或曰分江水亦通震澤將若之何曰此水禹時亦必不入震澤乃後人溝通之耳想山中有地特高易致斷絕故今自貴池以東舊迹不可復尋其地勢與銀林鄧步不同雖當橫流大江水亦不能溢入也

禹貢書既不盡與下句聯屬如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是也程泰之云必謂旣之一字爲起下文則弱水未西其能越秦隴而亂涇渭乎此語誠足解頤然揚州兩旣玩其文勢當皆與下句聯屬得易氏之義始無遺憾

五堰皆在今溧水縣境周應合景定建康志云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濠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

其後東埧旣成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志又云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自銀林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七

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
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渭按元和志當塗縣有蕪湖水在

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東南之丹陽湖西北流入于大江

則似元和以前此地已置堰故水不東經溧陽而西北入

江臺濛特因而加築之耳然五堰雖成而胥溪之水尙通

周必大南歸錄云由鄧步東埧銀澗可通舟至固城黃池

其明證也澗當作淋輿地紀勝云書以石室五堰明初因

五堰之舊迹而立爲東埧韓邦憲曰洪武二十五年浚胥

谿建石閘啟閉命曰廣通鎮至永樂元年始改築上埧自

是宣歙諸水希入震澤而埧猶低薄水間漏洩舟行猶能

越之正德七年增築埧三丈自是水盡壅高淳之圩田日

就圯嘉靖三十五年復自埧東十里許更築一埧卽古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維指 天

今謂之兩埧相隔湖水絕不復東矣然東坡奏議云五堰

既廢宜歛金陵之水或遇暴漲皆由宜興之荆谿以入震

澤則平時之水雖無堰亦入大江而不入太湖可知矣乍

來乍去何以謂之江中江之名徒浪傳耳

禹治澤陂之使豬焉而已故曰九澤既陂雷夏大野榮播

是也唯荷澤言導乃分殺其下流今震澤云底定亦只是

不震蕩未見有分殺下流之意思其時松江深闊與今之

沙漲菱塞者大異故不煩疏導而水自歸海也其壅滯不

知起於何代嘗考宋書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

濬上言二吳晉陵義興四郡之水同注太湖而松江滬瀆

壅壅不利故處處涌溢浸漬成災欲從武康紵溪今爲德

清縣地

開河直出海口一百餘里以是知松江之壅滯自晉宋間始矣又梁書吳興郡屢以水災失收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浙江中大通二年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弁一作假節發

吳郡吳興義興三郡人丁就役而不果行益亦滬瀆不通

故欲於太湖之上流分殺其勢也自是之後不聞有以吳

中水利爲言者歷五代至宋而松江之壅滯日甚郊野單

鏹之徒並有著書講究最悉其策下流者曰先開江尾茭

蘆之地也曰鑿吳江堤爲木橋千所也曰開白蚬安亭二

江也曰通白茆港及三十六浦也策上流者曰五堰必不

可廢也曰開夾苧干瀆使北下江陰之大江也曰決松江

之千墩金城諸匯開無錫之五瀉堰以洩太湖而入於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五

江也導海鹽之蘆歷浦以分吳淞而入於海也紛紛諸說

無非爲松江壅滯水害民田而多方設策以救之耳而歸

熙甫之論則異於是曰吳松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

填淤反土之患湖口膏腴往往爲民所圍占故松江口隘

議者不循其本別濬港浦以求一時之利而松江之勢愈

失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豈非治水之過與單鏹

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干瀆絕西來之水

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豬東南之水今以人

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可涸於民

豈爲利哉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松江松江旣治則

太湖之水東下而他水不勞遺力矣然而松江之役有二

難江尾漲塞幾成平陸欲卽開濬灑沙泥淤浮泛動盪難
以施工一也姦民豪右圍占湖田以遏水道方專之與浮
言四布百計阻撓一也有此二難雖以夏原吉周忱崔恭
畢亨之開濟明敏而卒不能復禹之迹况其下焉者哉夫
苟能復禹之迹則宣歙金陵之水不足爲浙西諸郡患如
其未能則東埧斷不可廢而高淳之民相怨一方無已時
百詩嘗謂余曰廢東埧者多出於埧上之人至追咎蘇軾
單鏐之言行廢高堰者出於泗州之人至恐潘季馴以毀
陵之罪殊可痛疾善乎歐陽公有言天下事不能全利而
無害惟擇利多害少者行之其此埧與堰之謂哉雖然埧
上埧下之民均吾赤子也韓邦憲云以蘇松常湖諸郡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不能當之水而獨一高淳爲之壑稅又弗捐民何以堪之
此亦平心之論子成嘗倡減稅議得米八百餘石邑人德之蓋浙西諸郡財賦
甲於天下權輕重而爲之高淳不得不代受其患而其稅
則固可減也輕一縣之稅以慰民心而取償於數大郡其
所得不已多乎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爲政者當如此
矣

篠簞旣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釋文篠西了反簞徒黨反或作蕩他

莽反天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傳曰篠竹箭箠大竹水去已布生少長曰天喬高也塗泥地
泉濕也正義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曰別二名也又云篠竹
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箠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箠郭璞曰

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篋爲大竹天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
天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
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
也充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
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
木也

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郭注云楸樹性上竦詩南有
喬木是也邪疏云木枝上竦而曲卷者名喬如木楸上竦
者亦曰喬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王氏炎曰土塗泥故其田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下大抵南方水淺土薄不如北方地方之厚也金氏曰古人
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
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第七又有時雜出於
七等之上則人功亦稍修矣自唐以來則江淮之田號爲天
下最漕餉皆仰給於東南

今天下號爲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
嘉湖五郡而已五郡成瀕太湖或夾松江自唐宋以來其
田日增大率圍占江湖以爲之者也禹之治河也空其旁
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豬其於震澤亦當若是
紹興二十三年諫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
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爲兵卒侵據累土增高

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漑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尙存不知何代始變爲田其地蓋卽葉少蘊所云平望八赤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爲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休梁開平二年吳越分吳縣之松陵鎮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湮塞之患單鍔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瀾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連失者不貲圍田之貽害如此笠澤旣盡爲田僅存松江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日積芟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逾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隄之以爲田潮沙芟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澱山湖中有山寺宋時在水中心歸附後權勢占據爲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澗皆淺狹潮湖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旁江之民積占芟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卽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松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爲壑五郡同蓄者也蓋自江左偏霸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於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

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圍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
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

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

斗見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按熙寧三年郊置上水
利書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爲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卽
杜說所民猶易辦自景德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
道主其議浙西於

是乎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簿以爲

輪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臣文莊濬云韓愈謂賦

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

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浙十九也卽蘇州一府計之

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

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民力

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

五分之一故稅糧爲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爲官田而

重稅之殊非爲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

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

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訛逋租無算國

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爲累至嘉

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

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

斗六斗

始官租每畝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
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

下至民田

之五升通爲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

輕重爲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倉畝科二

斗九升矣顧亭人云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

佃納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宋世嘗以官田鬻

入議變法者唯當請於朝舊此田以充帑而糧則與民田

同科斯爲無弊之道彼遊蠹者輕於創議流毒無窮何其

不知誰爲其主竊意承平旣久法弛民玩其時所謂官佃

皆姦豪賂吏胥詭名爲之故積年逋租有司不能督責及

變法之後不惟他人分任其租稅而彼竟得擅官田爲己

產以傳其子孫此又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

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

於賦溺於水者禹從而拯之使登於衽席溺於賦者日腹

月削如水益深數百年於此矣而卒未有拯之者有能惻

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爲之曠然壹變其法使水復底定

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厥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旣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

惟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渭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弊

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

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白赤卽金銀銅鄭康成謂銅三

色非也

漢志豫章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師古曰采

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初學記引王隱晉書云鄱陽樂安出

大如豆小如粟米山海經曰會稽之山其上多金玉又曰餘句之

山多金玉後漢書永平十一年灑湖出黃金廬江太守取

以獻臨江府志云金谿縣東有金窟山相傳爲前代采金處是山陰餘姚巢縣金谿亦出黃金矣然其著者在鄱陽通典郡貢麩金十兩

陳藏器云鍊金出水沙中礬上淘取或鵝鴨腹中得之

猶易辦也而

馬端臨土貢考言遇聖節天下進奉金一千三百兩而江東路獨當一千皆出自饒州乾道間洪文敏公

洪邁

奏減

七百兩然視唐之數且三十倍矣按史記貨殖傳云豫章出黃金然厘厘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更償也言其地雖名出金而不多民採取之不足以償其功費也近世黃金一直白金十歲供千兩其何以堪之

揚州之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今皆爲江西地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縣本漢餘汗縣地唐爲樂平縣地元和志云樂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平縣東百四十里有銀山每歲出銀十萬兩收稅七千兩亦名銀峰山宋馬志開寶本草曰生銀出饒州樂平諸坑銀鈔中狀如硬錫文理粗錯自然者直程迴廳事記曰唐貞觀中權萬紀言宣饒銀大發帝斥之蓋謂銀峰也總章初用鄧遠議置場權銀號曰鄧公場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唐於縣置德興場取其地產銀惟德乃興之義南唐因以名縣云一在臨江府金谿縣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於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鑛宋初廢升場爲縣今銀山西里許爲白馬塢蓋南唐李煜時採銀場也

地理志云吳東有章山之銅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章昭曰此有豫字誤也但當云章郡今故章此說是也地理志云丹陽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銅官其屬故鄣縣卽今江南廣德州鄣章古字通桓寬鹽鐵論曰丹章丹陽郡有金銅之山孟康注食貨志曰赤金今丹陽銅也元和志當塗縣北十里有赤金山出好銅與金類淮南子食貨志所謂丹陽銅也南陵縣西南八十五里有銅井山出銅又縣西一百十里有利國山出銅供梅根監及宛陵監每歲共鑄錢五萬貫渭按越絕書云若耶之谿澗而出銅淮南子云苗山之鋌許慎曰鋌銅鐵璞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出苗山者會稽山之別名也是越中亦有銅山而名不甚著史稱吳濞鑄山以富其國錢布天下故丹陽有銅官而會稽無銅官信惟章山之產爲多矣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雖指

美

食貨志黃金方寸而重一斤二十四銖爲一兩十六兩爲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孝文鑄四銖錢孝武更鑄五銖錢五銖行獨久王莽竊國廢五銖錢自造錢貨六品小錢重一銖直一最大者重十二銖直五十黃金重一斤直錢萬銖提銀重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渭按此漢世金銀銅相直之數也律厯志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平準書一黃金一斤臣瓚曰秦以一銖爲一金孟康曰一銖是爲二十兩也與孟康說同漢書張良傳漢王賜良金百溢服虔云二十兩曰溢與孟康說異未知孰是溢鎰通漢以一斤爲一金是漢之金已減

於秦矣古者黃金皆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鎔銷之事有當
子萬錢則以此方寸重一斤者授之是爲一金故東方朔
曰鄼錡之間號爲土膏賈畝一金文帝曰百金中人十家
之產韋賢賜黃金百斤玄成詩曰厥賜祗祗百金泊館也
錢之輕重無常今且以五銖計之十枚重二兩二銖百枚
重一斤四兩二十銖千枚重十三斤八銖今世所傳五銖
也每于重四斤二兩當由今稱重於古三之二耳黃金一
斤直錢萬則每兩直六百二十五爲銅八斤二兩有奇矣
銀一流直錢于則每兩直百二十五爲銅一斤十兩有奇
矣金一兩才抵銀五兩則金視今頗賤而銅一斤十兩換

銀一兩則銅視今亦甚貴矣自晉宋以降金漸少而價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昴元史云至大銀鈔一兩準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赤金

一錢

此赤金即黃金之最美者

是金價十倍於銀也明初直又減洪武

中每金一兩當銀四兩或五兩永樂中當銀七八兩崇禎

中十換江左至十三換金愈貴則政愈亂君子可以觀世

變焉近制銅錢每千約重八斤有奇直銀一兩金一錢則

金之直銀一倍於漢銀之直銅四倍於漢金銀益貴而銅

乃極賤矣虞夏三品相直之數不可得而間然古之善理

財者大率以銅錢權百貨之輕重而又以金銀權銅錢之

輕重遇有用錢之多者卽以金銀代之其或金銀少則當

予金銀者亦以錢代之

漢書惠帝紀注師古曰諸賜金不言黃者一斤與萬錢

使三

品互相流通公私綽乎其有餘而百貨之貴賤常得其平

此足國富民之道也

黃金之爲物生於天地之間百鍊而不耗雖遇改鑄亦無虧損故古時黃金最多上下通行陶朱公以黃金千鎰進莊生趙肅侯以千鎰使蘇秦約諸侯齊威王使淳于棼之趙亦齎千鎰齊餽孟子兼金百鎰宋七十鎰薛五千鎰平原君以千金爲魯連壽越賜虞卿百鎰嚴仲子奉聶政母百鎰漢文帝賜周勃黃金至五千斤宣帝賜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欒大至齎金萬斤衛青出塞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梁孝王薨藏府餘黃金四十餘萬斤館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發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挾黃金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三

輸御府受直至其將敗省中黃金萬斤者爲一匱尙有六十匱黃門鉤盾藏府中尙方處處各有數匱而後漢光武紀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間亦未嘗無黃金也董卓死塢中有金二三萬斤銀八九萬斤昭烈得益州賜諸葛亮關羽張飛金各五百斤銀千斤南齊書蕭穎胄傳長沙寺僧業富沃鑄黃金爲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爲下方黃鐵梁書武陵王紀黃金一斤爲餅百餅爲筵至有百筵銀五倍之自此以後則罕見於史舜典疏云漢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贖銅自漢文帝至本日本知錄然則黃金之耗減實自南北朝始也宋太宗問學士杜鎬曰兩漢賜予多用黃金

而後代遂爲難得之貨何也對曰當時佛事未興故金價甚賤此固其一端矣然摹畫宮闕塗飾器服有銷金泥金貼金剔金及爲絲爲線之類名號非一皆耗金之由也草木子云金一爲箔無復再還元矣故齊武帝禁不得以金銀爲箔宋世亦屢申銷金之禁良有以也且海內產金之地無幾鑿山披沙積累於銖兩之微其得之甚難矣而用金之費不啻如上所言浮圖宮闕器服之外又加以和戎之歲幣通番之款市掖庭之私藏權門之賂遺皆一入而不復出金安得不日耗乎夫金飢不可食寒不可衣但使菽粟布帛公私充羨金少亦非所憂而或倡爲開採之說則貽害不可勝道元時採金之處益多至求之內地不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三

而移其患於滇中滇出金亦少蠻方甚以爲苦嗟乎投珠抵璧之風不可再見矣昔有言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者彼獨何人而乃竟爲絕德邪

古者白金爲中幣亦以完質相授無剪鑿銻銷之事銀一名鑿說文鑿白金也詩小戎曰陰韜鑿續又曰鑿以艘輶又曰去矛鑿錫則器物亦有以銀爲飾者秦制幣二等黃金爲上幣銅錢爲下幣而銀爲器飾寶藏不爲幣漢初因之至武帝造白金三品銀復爲幣唐宋時上下通行之貨亦皆以錢唯嶺南用銀追金之季年寶泉日賤民間但以銀市易上下用銀由此始也近世權百貨以行於海內者唯銀最爲流通其數當亦不減於昔而每患其寡則以兩

稅之折色歲輸白金存留者少而上供者多民間之銀一往而不返也古未有以錢爲田賦者自唐楊炎兩稅之法行始以錢當租庸之歲入矣亦未有以銀準錢而爲賦者自明正統末倉糧折輸變賣無不以銀而錢遂不行於上矣夫以錢爲賦責農之所無當時尙有錢荒之患况地之產銀倍少於銅而歲輸白金動以千萬計彼田野之氓不爲商賈不爲官不爲盜賊銀奚自而來哉勢必賤鬻穀帛以赴公程遇凶年則舉倍稱之息將有如聶夷中詩所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者民何以爲生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令餘糧棲畝野蠶成繭而正供無辦衣食不充財終不可得而阜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四

銅之爲用甚廣一曰鑄幣管子云先王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刀布卽銅錢也又云禹始以歷山之金鑄幣以贍民於厄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賈子者食貨志云太公立九府圜法錢圓函方輕重以鈇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戾於是乎量貨幣權輕重以救民師古云凡言幣者皆所以通貨物易有無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是也二曰鑄律度量衡律厓志云凡律度量衡用銅者所以同天下也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是以用銅是也三曰鑄樂器鐘罇鈺鐻錡于之類凡金奏之所用是也四曰鑄鼎左傳云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郊祀志云黃帝采首

山之銅鑄鼎於荆山下是也五曰鑄兵左傳楚子賜鄭伯金盟曰無以鑄兵注云古者以銅爲兵食貨志賈誼言收銅勿令布以作兵器韓延壽傳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鑕是也銅雖下品而其用於世也視金銀尤爲切要是以先王寶之後世唯鑄幣爲多而耗銅之事更有三焉一曰鑄佛像吳志劉繇傳笮融大起浮圖祠以銅爲人魏書釋老志天安中造釋迦立像用赤金十萬斤是也二曰鑄柱董安于治晉陽公官令舍之堂皆以鍊銅爲柱荆軻擊秦王於殿上中銅柱是也三曰鑄人物始皇聚天下兵器鑄銅人十二各重二十四萬斤魏明帝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又置黃龍鳳凰各一他如銅馬銅駝之屬是也是皆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聖

喪世之事非先王之法而民間所用之銅器日新月異尙不在其數此銅之所以益少錢之所以漸惡而唐宋峻禁銅之令亦補偏救敝之一術與

周禮揚州曰其利金錫考工記曰吳粵之金錫是錫亦揚州之美利也而禹貢無之未詳何故說文五色之金黃爲長青曰鉛赤曰銅白曰銀黑曰鐵而錫則曰銀鉛之間是爲五金之間色矣竊意五金之名起自秦漢以後唐虞之世鉛鐵自稱鉛鐵周禮錫與金對言可見鉛鐵錫皆不名金三品之中不容有錫也考工記鳧氏爲鐘臬氏爲量段氏爲錡器桃氏爲刃皆以錫齊才細金爲之食貨志言秦始以銀錫爲器飾寶臧而不爲幣則周以銀錫爲幣可知

漢武帝以少府多銀錫乃造銀錫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爲白金也參考諸書錫次於銀亦用之不可闕者鉛鐵皆貢而錫獨無殊不可曉豈寶藏之典各有其時禹時揚州之錫并未開抑或開而猶未盛行於世耶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釋文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璣韋昭音貫渭按篠簜史記作竹箭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梗梓豫章正義曰瑤琨王肅云美石次玉者也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說文云齒口斷骨也牙牡齒也隱五年左傳云齒牙骨角牙齒小別統而名之齒卽牙也考工記犀角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尙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爲上革之所美莫過於犀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獸皮治去其毛爲革革與皮去毛爲異耳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旄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旄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梗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曾氏曰周禮太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裸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王之次也現按說文云石之美者則現次於瑤又可知矣

孔傳云瑤琨皆美玉說文云瑤王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

眞玉亦有差等瑤或是玉之次者於詩禮分別玉瑤之義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爲玉之美者耳若琨則未有以爲王者傳諺薛士龍云瑤今珧字鬻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卽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琨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周禮楊州曰其利竹箭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注云篠也邢疏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竹譜云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劉逵吳都賦注云箭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然通典撫州貢箭幹百萬莖則江西亦有是竹矣周禮掌節凡邦國之

皇清經解

卷三十二

胡明經禹貢雜指

聖

使節以英蕩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蔡傳云蕩可以爲符節誤矣郭注爾雅蕩竹引儀禮蕩在建鼓之間謂簫管之屬與孔傳大竹解不合人皆疑之渭按篠定是小竹蕩大而節更疎然亦有小者吳都賦注引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此竹闊節而大至圍尺五六寸周官符節之函蓋取諸此也簫管之材大於箭幹王褒洞簫賦曰原夫簫幹之所生今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李善注云江圖曰慈母山出竹作簫笛有妙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卽此處也其

竹圓異眾處自伶倫採嶰谷後得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罕稀也言節稀而相去標竹之扶疎也此竹蓋蕩屬之最小者儀禮所謂蕩在建鼓之間者也篠中實故中箭幹蕩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郭注不誤人泥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

林少穎云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渭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合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儂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謂平常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荆揚之貢卽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器

不盡如二孔所舉亦必貴美之材他州所無故禹特合貢之不然則徵諸甸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爲也哉

象犀孔翠之屬皆出嶺南故有據此以爲今兩廣雲貴交趾之地本在禹貢九州之內者而其實非也蓋諸侯之貢有獻其土之所出者亦有市取其附近之所出以獻者荆揚南祇五嶺商旅往來百貨流通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遠方之珍奇不難致也魯頌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淮夷在徐域三者皆非其產也而淮夷獻之齒革羽毛之貢從可知已

島夷卉服

釋文卉徐許貴反

傳曰草服葛越正義曰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

知卉服是草服葛越也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紵是也蘇氏曰島夷績草木爲服如今古貝木綿之類滑按地理志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又會稽海外有東鯤音題人分爲二十餘國皆以歲時來獻見蓋卽此之島夷百草總名卉卉服殆非一種去古已遠不可得詳葛越吉貝木綿亦仿像言之而已

島夷在揚州東南海中孔傳云南海島夷誤由以州界爲南距海也吳幼清云東海南海島上之夷分東南爲二亦未當薛士龍云島夷朝鮮甌駝之屬朝鮮在東北甌駝非島居者唯古倭人東鯤諸國可以當之韓退之送鄭尙書帥嶺南序云海外雜國若耽浮羅流求毛人夷亶之洲林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聖

邑扶南貢臘干陀利之屬東南際天地以萬數今按林邑以下在西南海中不得言東南此等距揚海絕遠告成時並未來貢也

漢志會稽郡有冶縣師古曰本閩越地志云東鯤在會稽海外今直福建東南諸國是也後漢東夷傳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魚豢魏略曰倭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國度海千里復有國皆倭種蓋倭國有二其在帶方東南者卽漢之倭人後漢書所謂倭在韓東南大海中者也度海千里復有倭者卽漢之東鯤人後漢書所謂大倭王國直會稽東冶

之東者也東鯤今爲日本按唐書日本古倭奴也直新羅東南在海中島而居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國而臣附之故後漢時稱大倭王云

舊唐書云婆利國有古貝草緝其花以爲布麤者名古貝細者名白氎文昌雜錄陳襄曰閩嶺以南多木綿土人競種之採其花爲布號吉貝南史言林邑等國出古貝木其華成對如鵝毳抽其緒紡之以作布與苧不異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蓋俗呼古爲吉耳王氏日記云卉服蔡傳兼以木綿爲言上文莊亦以爲唐虞時島夷或以充貢而中國未有也故嬪婦之治止於絲枲民未有其服官未有其調也宋元間種始傳入中國關陝閩廣首獲其利閩廣通商舶關陝接西域故也今按唐虞時果已充貢豈有歷代傳記略無及之者元史食貨志亦不之載是當再考也渭按卉服非一種猶皮服之不可專指爲豹若罽也說者以葛越爲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尙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見其果爲當日之所貢耶以皮卉爲島夷所服然則淮夷蠙珠暨魚亦將爲自佩此珠自食其魚乎大抵漢儒解經逐句立說不能貫穿前後故往往有此弊

厥篚織貝

正義曰鄭玄云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異

先染其絲乃織也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夫旣以織貝爲二物矣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林少穎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旣入筐則貝亦可以入筐滑按蠟珠不入筐其璣組入筐者璣貫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賁故筐之不可與貝同論也又按虞夏之世珠玉爲器飾寶藏而不爲貨貢龜則尊之曰納錫其不爲貨可知貝亦未聞爲貨自夏始桓寬鹽鐵論曰幣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易震之六二曰億喪貝書盤庚曰同位貝乃貝玉顧命大貝在西房傳云大貝如車渠

陸德明云渠車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罍

斨伏生書大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鄭

康成書傳云閔天之徒求盈箱之貝以賂紂周書王會云若人玄貝孔晁注曰若人吳越之蠻玄貝班貽貝也王應麟補注曰爾雅玄貝貽貝注黑色貝也漢食貨志言秦并天下龜貝始不爲幣則周圍以貝爲貨此玄貝所以貢也禹致貢在堯時猶未尙貝作錦名爲是貝有玄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故取以名焉漢世美錦出成都則又不在揚而在梁矣左思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是也

蘇氏云吉貝文斑爛如貝亦引詩貝錦爲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情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筐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

史不可因布名吉貝而遂以爲織貝之精者且筐屬通州實非出於島夷也

厥包橘柚錫貢

釋文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正義曰橘柚二果其種本別以實相比則柚大橘小小曰橘大曰柚猶詩傳云大曰鴻小曰鴈亦別種也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荊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筐下顏氏曰柚似橘而大其味尤酸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如漢永平唐天寶荔枝之害矣故錫命乃貢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哭

說文曰柚條也似橙而酢橙橘屬郭璞爾雅注曰柚似橙實酢生江南金吉甫曰沈存中謂本草柚皮甘今所謂柚其皮極苦而橙皮甘古之柚蓋橙云

葉夢得曰橘性極畏寒今吳中橘亦惟洞庭東西兩山最盛地必面南爲屬級次第便受日陳襄曰洞庭四面皆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渭按今浙東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美皆在揚域唐時杭州洪貢柑橘而蘇常湖無之然古今事變不同震澤爲禹貢所及以洞庭言亦未爲不可也

考工記曰橘踰淮而化爲枳此地氣然也屈原橘頌曰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云言橘受天命生於江南不可

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爲枳也呂氏春秋曰江浦之橘雲
夢之柚史記曰蜀漢江陵千樹橘漢志巴郡胸忍魚復二
縣有橘官故蜀都賦云戶有橘柚之園然則荆梁之域皆
產橘柚而獨揚貢之者蓋揚產特美禹時揚已令貢之此
物不常供須用頗少故後至荆梁不復使貢也孔傳謂包
匭之包亦橘柚而正義曲爲之說曰文在筐上者荆州橘
柚爲善以其常貢揚州則不常也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
貢之不常入當繼荆州之無也謂揚少而荆多且善爲殊
顛倒至於截包字爲句而以爲橘柚猶以織貝之織爲細
紵也其謬妄不待辨而可見矣

鄭康成說錫貢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畧

以柔金也此蓋據職方言揚州產錫故以此文當之然則
豫州之錫貢亦爲金錫之錫邪豫不聞產錫也且貢錫而
謂之錫貢又繫於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甚矣聖經豈有
是乎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釋文沿悅專反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渭按史記亦作均集解鄭玄云均讀

沿曰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
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
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
北者可逕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
達淮泗也渭按此經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荷入濟可

知矣經叙東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

陳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此說亦通然吳語夫差曰余沿江泝淮又越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則沿對泝言明是順逆之辭與左傳沿漢泝江同當仍舊說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臯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人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

清口本名泗口今其道爲黃河所奪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五

左傳哀九年吳城邗音寒溝通江淮杜注云於邗江築城穿

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一作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

陵韓江是吳越春秋吳將伐齊自廣陵闕江通淮亦曰渠

水漢志江都縣有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是也又名

中瀆水水經注中瀆水首受江於江都縣縣城臨江昔吳

將伐齊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

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廣陵出山陽白馬湖逕山陽城西

又東謂之山陽浦又東入淮謂之山陽口是也山陽本漢

射陽縣屬臨淮郡晉義熙中改曰山陽縣射陽湖在縣東

南八十里縣西有山陽瀆卽古邗溝其縣北五里之北神

堰卽古末口也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今按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三年卽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者也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爲一

朱子偶讀漫記曰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爲之說然亦徒爲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五

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今按來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旣專

達于海故得列於四瀆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于江不應言東入于海而淮亦不得爲瀆矣且習之沿沂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邢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爲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爲沂而習之又自有淮順潮入新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沂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今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

閩百詩四書釋地曰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

明謂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
乃引江達淮與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文帝開皇
七年丁未開山陽瀆煬帝大業元年乙丑開邗溝皆自山
陽至楊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蓋孟子後九百餘歲其言
始驗若預爲之兆者亦屬異事

漢志江都渠水首受江北至射陽入湖水經注中瀆水首
受江自廣陵至山陽入淮是其水乃自南入北非自北入
南也卽以邗溝既開時言之孟子云淮注江亦誤然班固
言渠水入湖而不言入淮頗有分別撰水經者乃云淮水
過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酈道元遂以爲
此水直至山陽口入淮而其說牢不可破矣竊疑高郵寶
應地勢最卑若釜底然潘季馴兩河議曰高家堰去寶應
高丈八尺有奇去高郵高二丈二
尺有奇邗溝首受江水東北流至射陽湖而止杜預云自射
陽西北至末口入淮此不過言由江達淮之糧道耳路可
通淮而水不入淮也水經殆不如地志之確

酈道元云晉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
則邗溝之首受江處固已改矣而水之北流如故也據史
所稱則南流當起隋世又程大昌云邗溝南起江而北通
射陽湖以抵末口入淮者吳故渠也隋開皇七年開山陽
瀆以通漕運比射陽末口則爲西矣八年數道伐陳燕營
舟師乃不出淮而出東海則山陽之瀆雖稍增廣猶不勝
戰艦至大業初大發淮南兵夫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錙指

五

楊子入江三百餘里水闊四十步可通龍舟而後淮始達江也

宋史河渠志一詔云那溝曾爲吳王濞所開廣不知何據

由是言之則淮湖之水

南流入江實自煬帝大業初始蓋溝闊至四十步而又變曲爲直北水南奔浩瀚倍常江流反爲其所遏而不能北入朱子所以云自高郵入江不得爲沂也李習之不知水流已改故其來南也有沂江之說與古時閘合在當時却相反

吳勿清云江北淮南地高於水雖曰溝通江淮二水之間柵一橫溝兩端築隄壅水在溝中若欲行舟須自江中拽舟上溝行溝既盡又拽舟下淮江淮二水實未嘗通流也

渭按後世堰閘之法可以隨時啟閉舟至則開舟過則閉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雜指

奎

今運河諸閘皆然不聞有拽舟之事邗溝當亦如此且左氏明言溝通江淮何以云未嘗通流耶

或問吳自哀九年溝通江淮之後十年伐齊十一年又伐齊十二年會魯于橐皋十三年會晉于黃池國語云夫差既退使告勞于周日余沿江沂淮關溝深水出于商魯之間其所沿沂者非卽邗江至末口之道乎曰非也射陽以南南之水引江以通湖不可謂之江射陽以北之路由湖以達淮不可謂之淮其所稱沿江沂淮蓋卽禹貢揚州之貢道耳何以知之邗溝之開杜注但云通糧道其水未必能深廣觀隋開皇中山陽瀆既開而猶不勝戰艦則吳人所乘餘皇戈船之類不可由此瀆明矣故哀十年公會吳伐

齊左傳云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十三年黃池之役於越入吳國語云越師沿海泝淮以絕
吳路嚮使伐齊由邗溝則徐承何獨帥舟師汎海其自會
而歸越師欲絕其路亦必泝江而不泝淮矣故知吳王沿
江泝淮仍用禹貢揚州之貢道也

近世言海運者皆以禹貢爲口實且謂事始於秦今按主
父偃土書言秦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腫琅邪負海之
郡轉輸北河北河在秦九原郡界與東海無涉唯唐人實
用海運開元二十七年以李適爲幽州節度河北海運使

見唐會要杜甫詩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糧

稻來東吳又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布汎

皇清經解

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音

海凌蓬萊此元人海運之鼻祖也元法用平底海船運糧
自江出湖北抵直沽行一萬三千餘里初更兩月後乃僅
月餘省費不訾然風濤巨測人舟漂溺無歲無之而議者
謂雖有此患視河漕之役所得實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
廢明人亦嘗用之尋被漂溺遂罷蓋都幽燕者脫有意外
之梗不得已而出於斯以紓朝夕之急是或一策若夫揚
州之貢道則自江口以至淮口汎海不過六七百里並岸
而行本不甚險豈可與元人同日而語議者乃籍口禹貢
欲復海運委民命於不測之淵以偷取一時之便仁人君
子爲之寒心嗟乎勃碣之間膏壤千里水田可興農政可
修

說見第十九卷甸服下

太平之基萬世之利端在於此謀國者慎

無輕言海運哉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終

嘉應生員楊懋建校

皇清經解卷三十三

胡明經禹貢錐指

蓋

